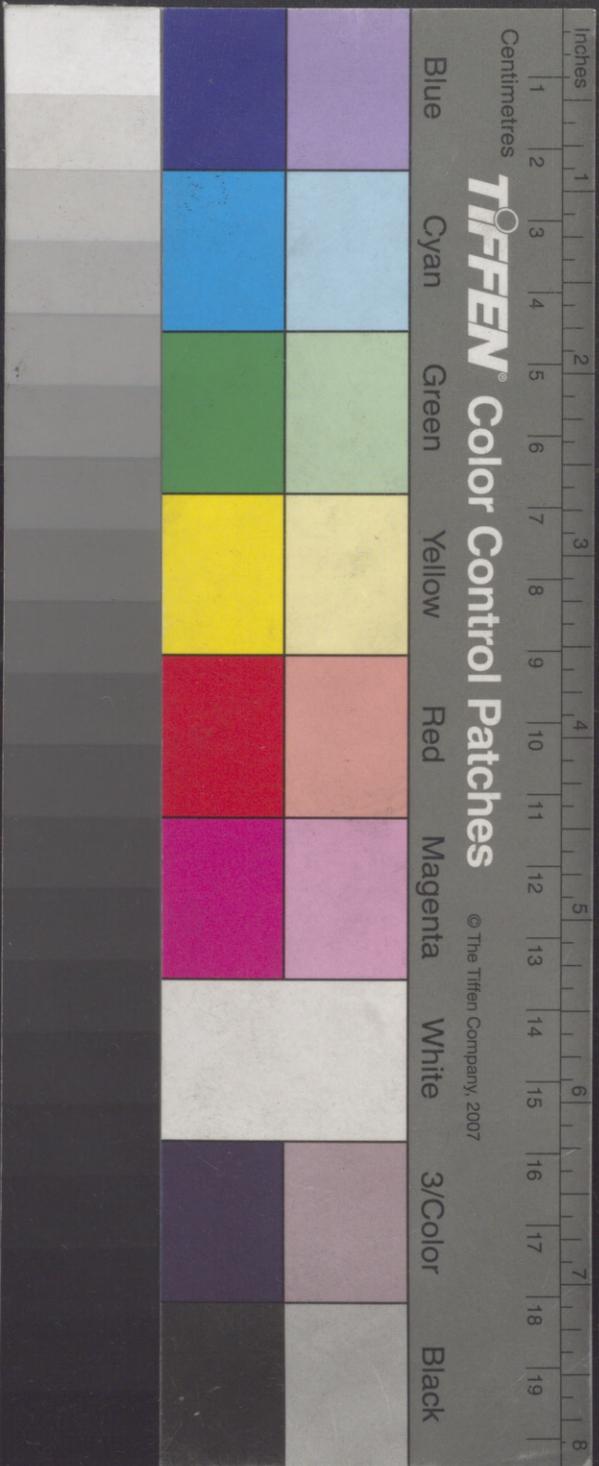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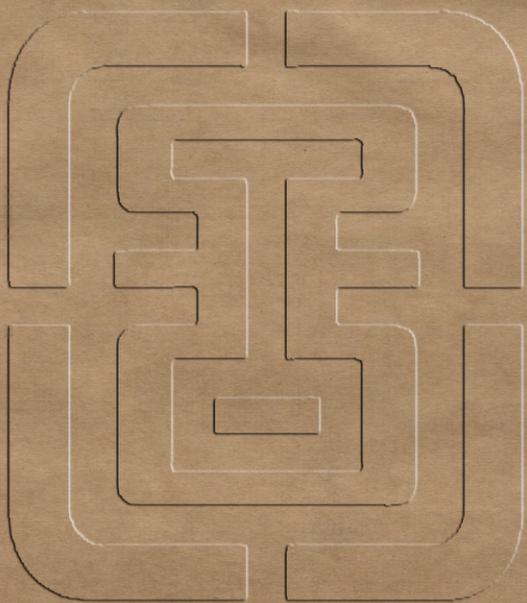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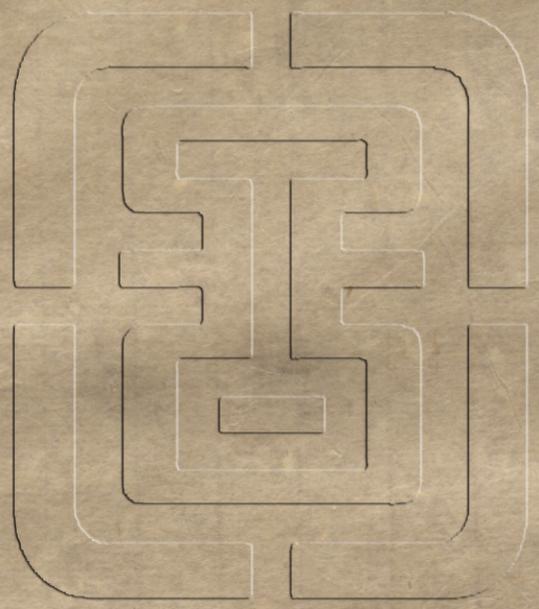




一三五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七

吳沈欽韓文起著

襄公

六年傳長相優 優謂優假饒益之

子罕善之如初

服云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

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是為茹柔吐

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

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強梁是國之大命

得挾持之而執政為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堙之 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

城法于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即孫子所謂距闕也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七

一

年七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
 穀之後即擇日而耕郊特性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
 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為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后稷高
 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藉之前也
 公登亦登 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惠云
 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 唐石經初刻蛇字郭忠恕佩觿曰委蛇之蛇余脂反蛇
 是遮反虺也
 衡而委蛇必折 言委蛇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纔有此容若
 衡不順理猶復委蛇自得必致毀折者也衡指孫子之不後魯
 君委蛇指孫子之無倭容

八年傳子國怒之曰 韓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譙怒

之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于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
 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汝身
 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循彼文蓋即此傳怒子產之辭而
 傳聞之訛也以彼文無事實本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 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悉索敝賦 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

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

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

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

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成

元年疏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
邑及諸侯邦國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
徵境內之兵此悉索敝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

不違啟處 按吉人坐席皆按膝故管甯蔡牀著膝處皆穿也
以坐是跪故詩傳訓啟為跪李巡曰啟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
違啟處猶云不違坐處

九年傳用馬于四墉 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

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
決河湛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墉此城隍
神之濫觴

相土因之 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邛

漢五行志相土代闕伯主少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
災

國亂無象 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 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

也餘五位皆九六故皮馬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

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

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

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

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

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

姜終死于東宮與良會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良之隨 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爲蠱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爲良爲巽良止巽入入而止焉其兆皆不能出彖辭雖无咎于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良之隨亦隨之良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良六二良其朋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 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帝出乎震故震爲出初爻交坤故爲交震方伯之卦當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爲天門故震爲開門隨于消息爲二月

卦按此云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 虞翻曰隨象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爻例居下位謂六二

不靖國家 惠云靖讀爲靜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效坤亂故不可爲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坤爲身爲害

棄位而姤 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姤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或作劬姤佼字本通易繫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周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佼易也杜謂姤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 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公子嘉 說文孔從乞從子乞謂子之候鳥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閏月 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為門五日衛冀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為長麻十年十二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欽韓按杜預長麻彼自編排日月為解詁之用本非魯麻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於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

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為門五日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笨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 高誘淮南汜論訓注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哲故事故云禮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 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

魏絳請施舍 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 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禱幣梗劉績注淮南子仲

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為更

年傳扶之以出門者 服云扶楬也謂以木楬扶縣門使舉令
 下容人出也按呂覽慎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
 力聞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
 關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此皆鄉人紇之
 事傳誤也關楬也服謂以木楬扶之門關即木楬也
 以為楹 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楹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
 牧曰楹即今之所謂彭排按漢書劉屈氂傳以牛車為楹即與
 狄虓彌此事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
 趙簡子攻衛居于犀蔽屏楹之下是楹固以革蒙之小戎詩所
 謂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為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 杜預云百人為隊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

十伍為隊一說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有頭是五十八一隊

不得有百人也狄虓彌執楹拔戟以預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

吳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是也

請以桑林 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

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以身禱

于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出雨也

題以旌夏 夏雉羽也禹貢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周禮樂

師職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羽舞

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夏即先鄭所云皇舞

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杜訓夏為大夫旌

非舞人所能持也

於是子駟當國 當國爲專大政其次爲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爲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爲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襄十九年猶云簡公尙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僞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 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立子產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爲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其能來東底乎 釋詁底止也邵晉涵曰底通作祗何人斯云俾我祗也鄭箋祗安也安亦爲止也杜訓底爲至與來義複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非也瑕禽言王叔之勢居上伯輿勢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在下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爲正乎此言兩造之曲直非斥宣子駟冠子迭遠篇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此之謂也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謂之契齒

十一 經齊世子光 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復何所據若使光先于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爲此經據舊文采錄

本無義例

公至自會 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傳不入者倍征 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貢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周禮小胥鄭注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鍾八磬八注又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東西

庶長鮑 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爲政

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年十二經吳子乘卒 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

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

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夢乘聲同今徽州甯國人猶然

傳臨于周廟禮也 左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爲禮檀弓云兄弟

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論也劉敞不循事端而輒譏左氏非也

年十三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廣雅釋詁農勉也魏了翁讀書

雜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金滕乃卜三龜一習吉偽孔傳習因

也疏云習則襲也襲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釋文謂

不習則增絕句非也當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

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按此立說卜征謂卜

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事無干

使歸而廢其使 廢猶置也言釋良霄歸置其使于位則感楚

之惠而自怨疾其君大夫陷已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良霄

心自鄉楚以牽制彼專事晉之心爲楚計不亦善乎

十四年經衛侯出奔齊 公穀傳俱有衍字俗師妄加也春秋闕

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

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

爲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

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宋胡安國解此經與杜同

傳被苦葢 此苦葢似非茅葢乃氈裘也桂海虞衡志蠻氈蠻

人晝披夜卧無貴賤人有一番卽此類也

攝也 有司徹禮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

酒注攝猶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

告也此非公食大夫禮葢玉藻所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 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食射鴻于此

案陳留郡之浚儀春秋時爲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此縣

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子歌詩三百之言非虛語

與孫子盟于邱宮 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案此時獻公稔林父將作亂故與結盟以掩前失明已無他心豈是不知孫子之事而復欲要盟乎

郵人執之 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郵故郵人為公執之案服與杜解皆非也郵人叛公故為孫氏執公徒之奔逸者

無告無罪 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案定姜亦第言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 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華其後為厚氏魯語文公欲弛邱敬子之宅韋昭注邱敬子魯大夫

邱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魯世家季氏與邱氏鬪雞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邱呂覽觀表有厚成子孔叢子同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成子

增淫發洩 釋名淫浸也浸淫旁入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浸淫之怒而發洩之至于逐君

知朔生盈而死 齊召南曰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嚶嚶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為嚶子盈為朔子朔早卒未及為卿于傳文為甚順但其祖首既諡莊朔又諡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為朔弟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

家則亡疏引服虔注以為逸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以為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麻以為八月丙戌朔案隋

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

同今麻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

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案

左傳單劉並稱不應單為三公劉乃庶士蓋劉夏初免喪繼爵

未命者猶從士服耳

薦子馮為大司馬據疏引杜預以子馮為叔敖之子刊本作

從子誤

年十六傳改服修官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

受以六升布為緘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

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小祥而練除首經此所謂改服也若杜

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為夷故也案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

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

云為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

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此杜預之咎也春秋本主魯

事或書公會某國君或書大夫會某國君義取在我非是亢尊

故無所嫌

年十七經邾子恠卒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

春秋左氏傳補注七

尋赦之也

傳爾父為厲 周禮序官司厲注犯政為惡曰厲

以杙抉其傷而死 說文作弋厯也以杙為劉子樹書通作杙

莊子人閒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澤門之皙 詩疏引云皋門之皙釋文云或作皋門史記天官

書其色大圖黃淶淶音澤澤誤為淶注家乃音淶為澤荀子王

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皋牢陵山列子天瑞望其

壙畢如也釋文音皋又成皋縣韓策史漢皆是成皋續郡國志

作成畢畢是皋之誤東觀記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承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印長吏印文不同皋字為四下

羊則同畢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皋畢互易孟子云魯君之宋

呼于垤澤之門趙岐云垤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方輿紀要括

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皋非也

親執朴 尚書鄭注朴檟楚也朴為教官為刑者錢大昕曰古

無朴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

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為教學之刑其物卽名之曰朴後人緣

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用手部則磨改之弊或卽出

于唐元度之手 唐石經初刻作朴後改從手也

晏嬰羸縗斬 案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

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

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

士服耳羸縗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

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案喪服疏衰疏屨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麤不如斬衰之尤至呂覽勿躬注精甚也正與麤字相對非謂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爲麤杜預以過之爲麤竊謂雜記與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失相表裏則甯鄭義云賤而不能盡其情爲愈也若其正禮則齊衰之情儻粥之食曾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寢苦枕草 杜預云枕由非喪服正文案喪服正文言寢苦枕

塊杜預誤以爲傳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爲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爲其父服是也

唯卿爲大夫 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以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跡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爲之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十八年 傳疏陳之 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

隊而擊之高誘注疏分也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鳥烏之聲樂 孫子行軍篇烏集者虛也

有班馬之聲 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躡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言般還也郭注引傳作般亦謂盤辟不前之意還音旋或音環杜預謂班別迂僻皆衿甲面縛 說文衿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紿結衣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甲愚謂以甲系縛之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呂覽枚勳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城門名也列子湯問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晏子外篇景公登箒室而望見人斷雍門之櫛說文繫傳卽楸梓也引此傳作萩同齊民要術楸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者爲梓似楸有角者名角楸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亦呼荆黃楸

斬其櫛以爲公琴 釋木櫛梧郭云今梧桐案今之青梧也櫛櫛聲同故櫛材中琴也集韻柎櫛同通作椿說文柎或作櫛管子地員注音春小雅疏引郭璞注俗語曰櫛櫛漆相似如一說文繫傳字書柎木似櫛案蘇頌本草圖經椿木櫛木形榦大抵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噉櫛木疏而氣臭北人呼櫛爲山椿寇宗奭本草衍義世以無花而木身大其榦端直者爲椿其有花莢而木身小榦多迂矮者爲櫛木疏而氣臭無鳳眼草者謂之櫛如上所說椿木不中爲琴材且禹貢柎榦栝柏係名材不得以椿爲類疑集韻柎櫛種自一類爲椿者非也惠云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門于楊門 惠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楊門之扇高誘注
楊門門名也齊乘云楊門齊城西北門

門于東閭 呂覽貴直論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閭
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 林堯叟云揚豚邑大夫名宜案說苑
奉使篇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疑揚豚尹是楚官名

多死聲 周禮太師職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六韜
五音篇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
決乎惠云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
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
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欽韓謂晉北楚南以律管試兩國軍
聲鄭注引兵書所謂商則戰勝軍士強羽則兵弱少威明不必

如服之用十二律杜之別八風也惠言氣則風是也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 杜預云以璧馬爲鼎之先案錦與璧
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惠云馬爲庭實未聞以
馬爲先馬不先上堂安得先之

荀偃瘳疽 素問奇病有脾瘳膽瘳注疽熱也又王機直藏論
肝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瘳腹中熱爛心出黃又藝文志瘳黃病
素問作疽金匱要略有穀瘳女勞瘳酒瘳諸徵又云黃瘳之病
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瘳反劇爲難治也瘳而渴者
其瘳難治瘳而不渴者其瘳可治

生瘍于頭 靈樞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癰疽篇發于頭
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

內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 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紀勳于景鍾孔惺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 此通爲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使以行禮也 謂從柩車行也既夕陳明器于乘車之西紀云薦乘車載禮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橐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施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案杜預釋例以子蟜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輅木輅孔氏娓娓置辭專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纒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

乘夏纒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輅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賜豈可復上千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觀禮記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亦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慎矣

聞師將傅 傅緣城而上也師謂齊師

二十一年 傳言不與人同欲也 傳但言暗於保身之道愍之也杜

預以爲罪其違眾而家鉉翁敢指左氏爲不明經旨

二十一年 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

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今麻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

說是

傳以公姑姑妻之 惠云公衡必非成公子公姑姑定是一人武仲云姬氏則所謂公之姑姑亦非宣公之女凡成公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姑武仲云君之姑姑明是一人案如惠言卽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復堪嫁姑姑者謂外姊妹襄公姑之女也係母姓故曰姬氏唐世以外甥女嫁蕃酋猶謂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奚國傳首領李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裘 說文引云盛夏重繭云袍衣也以絮曰繭緼曰袍案玉藻續爲繭注續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 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北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引有視寢二字案幸婦人謂之使水經注沔水篇疎水中有物摘其臯厭可以小使名爲水虎者也此謂壯陽道之事

得罪於王之守臣 杜預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案對天子而沒其名稱同僚之義無是理也宣子說叔向之罪免斐豹之隸猶言諸公則生殺予奪之柄雖曰下移猶假王命杜預生司馬昭之時蓋忘魏主矣顧炎武云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樂氏者 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諸輶輶 候候人也周語候人爲導初學記引闕駟曰輶輶道凡十二曲也方輿紀要輶輶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七

十里

先二子鳴 御覽九百十八引尸子曰戰如鬪雞勝者先鳴

莊公為勇爵 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首樂卿之類商

子境內篇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 周禮疏何休膏肓云說左氏者曰春秋之

志非聖人孰能修之御叔謂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

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御叔不說學見武仲兩

行而傲之左氏傳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案大司徒職知仁聖義中和聖在六德則知有全有偏鄉飲酒

義注聖通也又諡法解稱善口閒曰聖 張守節正義作揚善賦簡金履祥前編作稱善

賦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大行也

見于嘗酎 高誘呂覽注酎春醞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

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案齊民要術作稌米酎黍米酎

法皆以正月作七月熟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麴彌佳一石

米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

飲飲三升大醉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

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略如是張晏之解為得之

而以為口實 服云口實謂譴讓也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 黜官者減省其家臣若室老士之

類與薄祭文相對非謂黜段之受職也大夫常祀當如少牢饋

食禮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尚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惠云荀卿

皇清經義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七

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于四境 詔諸大者陳之原野小者置之市朝韋昭注死刑夫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轅觀起于四境用刑之酷也

請徙子尸于朝 廣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 言君臣各盡其禮惟二三子所裁周禮鄉士協日刑殺肆之三日也

二十三年經邾界我來奔 杜預云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

若是其黨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界我是卿兩說自相矛盾愚案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庶其之事以相引攀皆肌說也杜預妄爲傳逮不幾同株連瓜蔓如何休之爲公羊乎

入于曲沃 上云復入則無狀已著盈先出奔義絕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還與君爭不言叛夫叛逆之罪獨不重于叛乎

傳晉悼夫人喪之 杞孝公是爲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禮爲鄰國闕 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

屬從鄭云子爲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自爲己之母黨案諸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

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尊同則雖總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尚為鄰國闕樂況本其總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為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杜預云子無天咎故可因案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為天所祐于子無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已杜解非也

及七輿大夫與之 服云下軍輿帥七人案杜于僖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劉炫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

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 此亦援殺戰之例若因殺戰以為常則此固不待言何云墨縗冒經乎服問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此偽為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劍左援帶 帶綏也曲禮疏綏登車索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疏云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援帶者即少儀之負良綏也

隸也著于丹書 唐律疏議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亦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六典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凡

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 男子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南為一免為番戶 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城奴 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也 再免為雜戶

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

戶則分為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當番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

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上並

印臂送都案漢刑法志其謀反大逆者夷三族非死罪獄已決官閱貌

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一

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此罪輕于城旦春者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

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歲正司寇故二歲然漢制無常戶與

魏晉以下異也

攝車從之 攝讀若攝弓而馳之攝范鞅既步戰以退欒氏之

攻復乘車以追逐欒氏也攝車猶超乘

肱 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二卒曰

問注云皆陳名肱闔聲相近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

召公鉏 鄉射禮主人獻眾賓後大夫若有尊者席于尊東大

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又

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

辭重席明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明其為卿

之適從卿禮也新尊絜酒如士冠禮再醮攝有司徹司宮攝酒

更新示敬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屣就席主人乃獻士于西階上

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鄉飲酒禮云既旅則士不入

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召公鉏以士禮待之明其不得嗣爵

使與之齒 與旅者子姓兄弟為齒也案特牲饋食禮設堂下
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為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當其節悼子
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無位公鉏胡能與悼子為齒
乎杜預說非是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
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孟氏之御騶 說文騶殿御也月令命僕人及七騶咸駕注七
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同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

奉揭立于戶側 于戶側南面而立尙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
也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案士喪禮未小
斂主人坐于牀東西面眾主人在其後小斂訖主人復阼階下

西面位眾主人在其南惟有弔賓則鄉南面對之即是季孫至
之類此時尸尙在室故揭在戶側待季孫也檀弓大夫之喪庶

子不受弔曾子問喪無二孤揭為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
列故季孫云秩焉在也

美疾不如惡石 疾高誘呂覽注引作疹全元起云砭石者是
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梁書王

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
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云以石刺病

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疹不
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案素問

病能論有病頭癰者或石治之或鐵灸治之岐伯曰氣盛血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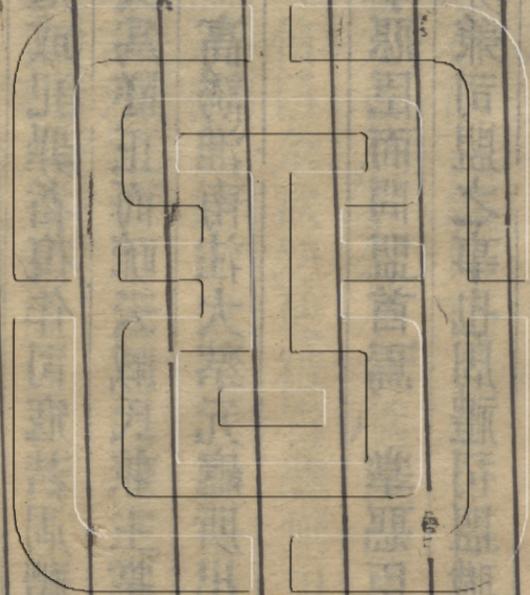
者宜石而瀉之同病異治也王砭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破之又宣明五氣論注衛氣留滿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鐵鍼代之然素問亦自有鐵鍼蓋大者爲石鍼小者爲鐵鍼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及小鍼解專論鐵鍼所用全元起云黃帝造九鍼以代鑱石是也良以砭鍼猛利或氣體虛弱者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奇病論所謂身羸瘦者無用鑱石病能論所云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癰種也此則用石鍼也王僧孺尙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鍾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 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案臧孫爲司寇或犯罪者復作司寇若周禮司隸司圜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爲隧正而疏云臧氏兼主掌之眞妄談也且致大蔡焉 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掌惡臣若史籍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周禮司盟職盟萬民之犯命者鄭注卽引臧孫紇事

作不順而施不恕 廢長立少爲不順開釁于公鉏爲不恕王

蕭家語注云念此在此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二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八 吳沈欽韓文起著

襄公

二十_{四年}經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

條今麻推之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說是

傳范宣子逆之 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象有齒以焚其身 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之

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往易之覺則不藏沈懷遠南越

志曰不爾窮其主乃得已也服讀焚為憤先師所傳有齒焚身

職是故爾

已皆乘乘車 杜預云乘車安車案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

是青經釋賣扁 春秋左氏傳補注八

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之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晉書輿服志三公九卿以下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蓋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猶以優老爲義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惟婦人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蒲輪之典又殊輜駟之義何乃謬以高車目爲輜輪乎廣車是長轂衝陣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踞轉而鼓琴 傳遜曰轉當爲軫惠云文選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

橫木

不在程鄭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言君子居安思危有知臨之道程鄭小人也不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祿薄故有陰陽之患

二十五年傳風隕妻 惠云兌爲少女故曰妻大過本末弱故風隕

妻

所恃傷也 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變體艮爲石故困于石

下乘二剛二體坎爲蒺藜非所據而據故據于蒺藜初至四有

未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 虞翻曰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

三在陰下離象毀德隱在坤中死期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驟如崔氏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

為諱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棠姜總不為崔子之妻何患於無冠

賜人今在崔子之宮適可費崔子之冠

陪臣干掖 詩傳干扞也說文掖夜戒守有所擊也案漢書李

廣傳擊刁斗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探行者敲弓一下坐者

叩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皆干掖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 晏子語分兩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

社稷臣者不當從死也此言崔氏自積凶惡戕君晏子又無用

以崔氏而死亡杜預言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

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將庸何歸 言此豈平常時云何遂歸

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婦人乘車本有帷裳氓詩淇水

湯湯漸車帷裳所謂輜駟之蔽今此倉卒逃難非復常度直以

帷縛藏妻而置車中說文縛白鮮色借為卷義 潘錫爵按說文

聲符纓切縛白鮮色也从糸專聲持沈切兩字迥別今傳文作縛不當以从專之縛釋之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 士冠禮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側

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一牲也昏禮注側尊

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則謂有棺無槨也杜預全不知訓故

不蹕 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職大喪亦如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謂納壙中者也服云下車遣車也

以路車等皆不納壙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惟遣車實壙故服以

遣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用器有弓矢之等役器有甲冑干笮

是本有兵甲也

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董遇云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案
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與帥屬於軍將者也杜預
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案唐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
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五官掾史等武吏者
劾捕之事若督盜賊游擊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
材篇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
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爲軍主督將
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

晉侯許之 趙汭曰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預云齊有喪師自
宜退曾不思齊之喪由誰致之有弑君之賊而猶援有喪退師
之例不通莫甚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淮南兵略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
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注隧道也司馬法仁本篇布令於軍
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

與子產親御諸門 御與禦圍並通廣雅釋詁禦止也管子書
禁禦之字皆作圍

陳侯免擁社 免則肉袒也擁社圭示將戮于社

拜陳之功 言鄭假晉命得成功故拜謝

表澶鹵 廣雅釋詁澶漬也詩箋渥澶漬也言斥鹵之地多沾
漬故賈逵轉訓澶鹵也

數疆潦 管子地員篇赤墘歷疆肥注歷疏也疆堅也又云五

恣之狀廩焉如塹注塹猶疆草人職疆槩用蕢鄭云疆槩疆堅者與管子義同此疆潦謂土性剛硬受水則潦今直隸山東處猶然字當從疆加土者誤通典屯田制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疆界解非也齊民要術崔寔四民用令曰正用地氣上騰土長冒櫛陳根可拔汜勝之書啄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急留疆土黑壚之田

規偃豬 周禮宮人職為其井偃鄭云偃豬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案孔傳水所渟曰潞此亦謂潞水之處作隄以受之偃隄字皆通用後漢書董卓傳偽立隄以為捕魚注云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同但異體耳

井衍沃 賈逵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滄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案賈氏此條約九等之大數非真受田有此制也孔疏祇以杜預不用遂執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得有九當一此其蔽也案管子地員云九州之土為九十物凡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若管子之言其別土分類更廣矣豈儒少見多怪又以為何如也

隱於短牆以射之 短牆睥睨也或是羊馬城

二十六年經衛侯衎復歸於衛 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

此則春秋之義又安賴蓋其出也淹恤在外十餘年而不蒙憐

思其入也啗人以利使橫屍而已享其位始終不足取則亦名

之而已矣張洽曰名衎與衛侯鄭毅叔武公子瑕名之同義

傳領之而已 說文引傳作領此俗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

領搖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領納搖頭為領繆亦謂笑人為

領酌列子湯問篇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釋文領猶搖頭也素

問至真要大論注領頰車前牙之下也非此義

潘錫爵按說文領低頭也从頁

金聲五感切領面黃也从頁含聲胡感切二字音同而義各別鄭先宋不失所也 按趙武以逼公而不書名其下則不嫌於

逼公而向戌以不及期自不書名鄭既不嫌於逼公又不失所

故經獨書鄭良霄劉敞云此傳皆不足信莫曉其不信之田

賦轡之柔矣 見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很 莊子漁父釋文云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水經

注沔水篇有很子惠云惡而婉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內美而

外很也

夫不惡女乎 夫讀如曲禮若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聒而與之語 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亂

耳為聒字林聒喧語也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廣韻步馬習馬孫愐按左傳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按周禮廋人職教駢攻駟注教駢始乘

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

班荆相與食 周語注班分也言披分荆棘卽坐晏子諫篇塞

草而坐之杜預注云朋友世親按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

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

如杞梓皮革 陸機疏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

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其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

純杞也趙岐孟子注杞柳柅柳也

加膳則飫賜 此飫字當爲餽陳氏毛詩稽古編曰餽飽也乙

席切左傳飫賜杜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後儒相承竟以

飫代餽而飫則亡其義餽則并亡其字矣欽韓案集韻九御飫

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餽說文飽也民祭祝曰厭餽唐韻雖失

之集韻仍自分明陳氏未考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鄭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欒

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

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

軍之卒良故易之按鄭說是也以中軍羸兵誘之而萃精卒於

上下軍故傳曰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也

以比叔向 陸粲曰令其祿秩比叔向叔向上大夫蓋以上大

夫處伍舉

王使請事 聘禮及竟君使士請事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

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爲聘來猶不敢必賓事之有無或有他故

來也故聘享成禮後經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記云若

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是也擯者猶必復請故經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然則主國之請事有二一是士請事於境一是擯請事於廟門之次也此傳王使請事則已行聘訖擯者請事於坎也

二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傳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知施於何人杜以稅爲總或是也喪服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檀弓請總衰而環

經則總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又注喪服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痛甯子之亡爲總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總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惟卿備百邑坊記疏熊安生日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

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
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
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并有
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
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
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
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
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
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
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
如公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鄭志

以爲邑方二里是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也

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

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加田者見司勳謂田加于賞地也四十里者極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極于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爲旁加之數也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

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

見坊記疏小當作大

成去三之一卽甸

也

以藩爲軍

韋昭注藩籬落也不設壘壁六韜軍用篇山林野

居結虎落柴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

竹虎落也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

此與上當作一意讀之言不信者

必不捷彼食言者不自以爲病然終於不捷豈能爲患杜解不
了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顧炎武曰守字句絕按因宋地以守上曰左還入于宋者也病則人人能致死於楚上云單斃其死者也斃當作弊周禮獸人弊田注弊仆也仆而田止又大司馬注弊止也是仆與止其義互足也

言違命也 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衛於魯素爲敵偶宋衛不聞請降于小國而魯欲自比于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強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于周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犍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

指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惡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尊故爲之防也杜預穿窬小見旣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宜順者順季氏顯命者顯強臣耳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晉有信也 趙汭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爲序歃血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次序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則當時人情可見况宋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乎杜云孔子追正之非傳意也

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小國執牛耳今推楚主之比楚小國故

皇清經解卷八
云楚爲晉細後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臧洪以郡功曹登壇歃血而盟刺史劉岱等雍容受辭亦其事也

請免死之邑 向戌矜弭兵之功于君以爲若此可以免於死矣若後世封功臣有鐵券身免三死子孫免一死也呂祖謙曰左氏于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寔眞良史也

削而投之 已書於策削而去之也後漢書方術傳風吹削哺注云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牘之柿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按考工記築氏爲削注削今之書刀也以改簡札所用故曰書刀魏志韓馥以書刀自殺是也

生成及彊而寡 墨子辭遇篇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詩疏引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按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癯寡婦曰嫠

崔宗邑也 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嬀子季子讓國叔邑食采於崔遂爲崔氏則崔爲宗邑久矣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 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

禮志甯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厯臆造不

足信顧棟高但見彼麻二十九年有閏八月遂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拘矣

傳蛇乘龍 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

廷勞於東門之外 按廷卽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徃之也又遲古文從辵則往作廷古今字猶征之爲廷耳說文又於辵部出廷字云往也則與彳部之廷重複其引春秋傳曰子無我廷又誤以誑爲廷言部誑欺也集韻隸省或作証廷然則廷勞之廷與欺廷之廷不可辨矣誑之爲廷實緣說文之誤引也左氏傳是古文故往猶作廷

以逞其願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逞極也字林盡也說文楚謂疾行爲逞

而棄其本 惠云本指初爻復卦以初爻爲本

周楚惡之 觀象賦注虛宿對午午爲張翼周楚之分也

舍不爲壇 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于國外以命事觀禮云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諸侯朝天子有壇其諸侯自相朝以此傳證之本亦有壇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以尙書顧命證之則天子諸侯出入皆有兵衛其居則爲

武帳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漢令侍郎執戟東方朔傳朔辟戟而前揚雄傳唐左右千牛衛佩大橫刀在御座側謝綽宋拾遺錄千牛

位不過執戟刀即人主防身之刀也明錦衣衛佩繡春刀皆其職也然慶舍之所為則

上僭諸侯與楚圍二執戈者在前列也

公膳日雙雞 齊召南曰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客食唐

代堂餐也昭四年傳疏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

肉又引此傳以證之是也按唐諸司有餐錢則就其治事之處

為食料唐會要武德元年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東部所主五萬錢以下市肆販

易月納息錢四千文元和九年戶部奏諸司食吏本錢秘書省

等三十二司牒應管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

五十五文如秘書省則三千三百八十四貫餘其他豐宰相會

給不等多者五六千貫少者右司禦帥府僅一百貫文宰相會食於中書省謂之堂餐其常日朝參又有賜食謂之廊餐

唐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六典光祿注左右廂南衙文武執事五品以上老員外郎供饌百盤餘供中書門下供奉

官及監察御史每日常供具三羊大參之日加一羊冬月則加造湯餅及黍臠夏月加冷淘粉粥寒食加餠粥五月七日三月

三日加煎餅正月十五日加餠粥五月五日加粽饅七月七日加餠餅九月九日加餠十月一日加黍臠並於常食之外而加焉

慶舍之士 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室老家相也士

邑宰也

慶奠為上獻 特牲禮所謂賓長也主人酌尸為初獻主婦亞

獻賓三獻以後經文謂賓為三獻注云謂賓三獻者以事命之

有司徹上賓洗爵以升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即上賓矣賓在屬

吏中選以為賓故宿賓注云賓在有司中禮運疏崔氏靈恩云

侯伯子男子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

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
 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
 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其行之法朝踐君致
 祭則夫人薦盎為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
 齊以醑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
 祫之禮然則天子諸侯雖有祿鬯朝踐饋食之獻於前而醑尸
 三爵即是特牲少牢之節諸臣為賓皆次當三獻也此時慶氏
 專政故公為初獻慶舍代夫人為亞獻自然選其族屬為三獻
 也

慶氏之馬善驚 河渠書岸善崩詩載馳女子善懷箋善猶多
 也荀子解蔽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楊倞注善猶喜也

慶封汜祭 汜祭太祝之周祭曲禮之徧祭也賓就席當先祭
 脯醢絕肺而後醑之序徧祭之慶封不知禮故汜祭菹醢殺馘
 之類若謂遠散所祭則是拋擲戲弄慶封狂愚必不至是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若獲罪而亡於外雖一邑非吾能主也

猶史記鄧通之竟不得名一錢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棺即崔杼之棺蓋剖其棺而暴屍杜預
 謂莊公之棺夫莊公但遷殯而已豈當復出其棺乎
 榮成伯 國語韋昭注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欒

二十九年 經吳子使札來聘 賈服以為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按
 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餘祭之嗣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
 始云通嗣君則謂夷末者是疏以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為難公

違傳文又曲徇杜預說詳後

傳釋不朝正于廟也 劉敞曲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之
在楚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齊召南附和之云書襄公在
楚即昭公在乾侯之漸也順竊傳事以移簡端逆探其意以誣
聖經指鹿為馬此趙高之害也張照曰左氏但以闕朝正之禮
言之錄實也時謂闕朝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云然也若劉敞
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止記當日事不得
闕入已語如劉敞云云也按此為善讀左傳者

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 鄭檀弓注桃鬼所惡茆萑可埽不
祥淮南注言羿死于桃楛注楛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
是以來鬼畏桃也按續禮儀志仲夏以桃印 宋志作桃印云本
漢所以輔卯金

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
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
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然此桃茆即桃梗與葦茭
也桃為楛所謂桃爰是也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帶
著桃爰續輿服志佩雙印刻文有云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
既方即謂桃爰也檀弓注又云君聞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
茆已襲則止巫去桃茆疏云知襲後無桃茆者按喪大記大斂
惟有巫止之文無桃茆之事下云荆人使公親禭謂加衣于殯
公以楚人無禮於已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
巫祝桃茆也

璽書追而予之 韋昭曰此下璽書之詞古者大夫之印亦稱

璽璽書璽封書也按司市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蓋覆書如覆斗而印其上今夾板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下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大夫之印亦稱璽也

祇見疏也 惠云疏當作詭高誘田見詭讀若誣妄之誣是也

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詭詭字字書俱不載當為說說文說夢言也龍龕手鑑說讒狂言也

致其邑於季氏 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云施氏之宰有百

室之邑則季氏之臣得邑當大於施氏宰矣果堂先生祿田考云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為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為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 潘景祁云陽貨為季氏宰而援大夫之禮自處亦以此 其宰

之各分加田而食也 晉語曰官宰食加乃統言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有加也都邑而未加田

也則宰得食曰分其粟與之而已 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

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

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卿之

上士亦食邑矣欽韓按家宰所食之邑處其位則以為祿謝其

事則還其邑止於身而不傳世此公冶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

杜預不曉家臣食邑之制故此注不了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

止戾不得謂周宗為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喪而為杞築城

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

杜解謬

展莊叔執幣 聘禮注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公食大夫禮
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以宰夫
爲主人故宰夫受幣其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也

射者三耦 此因饗而射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云
君與賓爲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
射干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
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司射請射于公公許命賓御于公
御猶侍也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司射於大

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卒遂比眾耦詳禮文則三耦射最在
先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繼射然此傳三耦不足者若是卿
大夫則須繼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
若司馬司射宰夫負獲釋算之等三耦最先射又須閑於弓矢
魯已三分公室爲三軍故官屬皆在三家而公臣不足不足只
是三耦非以後全無眾耦繼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則六耦
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
子至士皆一獸侯上下其射之無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張五
采之侯也

不尙取之 服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劉炫曰夫人
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尙此事所譏太輕淺非是慍之
意昭八年穿封戍曰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
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必非也按盤庚云乃祖乃父乃
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敬事鬼神皆以鬼神懼之服說是

母甯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云母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按夫人於先君有同穴之義

請觀於周樂 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樂賓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於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則在聘國聞喪當卻食饗惟受芻稍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而復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饗餼則請遊觀觀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破杜曲說誰曰不然

是其先亡乎 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 惠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欽韓按虞翻云儉或作險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卽易之易以知險也杜預讀爲儉直是不識字

其周德之衰乎 服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譏尹氏皇父者實有此旨而杜預謂殷王餘俗則鹿鳴天保之詩無從推測服說是也處而不底 底滯也淮南原道訓謂其底滯而不發後漢書馬融傳注底伏猶滯伏也

見舞象箭南籥者 服云象文王之樂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作樂命曰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周公爲三象則又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疏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

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俱是爲象然雖文王之樂亦是武王時也節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節節下韶節旣爲簫則此亦簫也舉節以統象樂舉節以該萬舞韓邦奇志樂云簫堂上堂下皆設眾樂之祖也故別言之今太常之所謂單簫卽古之簫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故曰南籥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

見舞韶濩者

墨子三辨篇湯自作樂命曰濩又循九韶

見舞大夏者

呂覽古樂篇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命皋陶

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見舞韶箛者

志樂云樂器惟韶箛乃十二律之本形舜所製

者長短並列有如鳳翼故曰鳳箛每一管具七聲十二管則八

十四聲六十調已備十二清聲與十二中聲之內十二人各執

一管以長短爲序並立各奏一均如黃鐘至蕤賓并歸宮八聲

一均自備于黃鐘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鼗鼓詩稱嘒嘒管

聲古今言樂皆稱登歌下管夫竹音莫重於簫乃獨言管而不

及簫者則管蓋竹音之總稱後儒乃別立管十二或未深考也

周禮吹籥簫篪篴管管字總承上四者言也

辯而不德 服云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

刑戮也按辯與變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旣爲變亂而又不德則

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辯之不早辯音義荀作變禮運注變當爲

辯是辯變互易也

奪伯有魄 大戴禮少閒篇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三十經會于瀘淵 宋災故經書此者以諸侯無有恤宋之災故直言其事

傳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趙汭補注劉待制云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熊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

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曰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二月

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以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為夏正月若

以周正月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禧禧 說文引作諛 張照曰其時之君子譏其女而不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婦左氏記其語俾後世知其時之人視節義輕而妄譏論如此也按此雖當時之言要自有理以六十餘年之母守一介之節

忍以不訾之身委為灰燼傷孝子仁人之心非聖賢之所許也

自朝布路而罷 緣路散歸或有未入公門者

誰知所做 大司馬職弊止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粲曰褚衣之囊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

以懷大按呂覽樂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周禮塵人注褚

是書經詳賈福 春秋左氏傳補注八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藏釋文云本作貯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貯

三十傳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詩抑釋文引埤蒼諄告曉之

熟莊子肱篋注噶噶以已誨人也集韻諄或作噶按今老人口

語重頓煩絮正如此

衰衽如故衰方言縷謂之衽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按喪服

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注廣表當心也

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

上際也疏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人有麤細

不定謂腰圍粗細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

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兩廂下際也楊

復儀禮圖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

帶之下用從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于腰以掩裳上際而後綴

兩衽於其旁也注又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

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

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疏皇氏云

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

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衰與深衣裳際通

有衽而形制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則一頭廣一

頭狹若深衣齊用狹者向上以廣者施下若衰衽齊以廣者向

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高其閑闕廣雅閑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閑如今之釋巷門

宮衙門謂之闕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闕郭引此傳云闕長杙卽

門槩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閣按釋文作閤去本或作閣邵晉
涵云此申釋上文大者謂之棋長者謂之閣義陸本誤作謂之
閤諸本俱沿其誤按杜解閤為門則本為閤與郭氏所見本自
殊

繕完葺牆 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宇葺牆

未知見時 詩有客疏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鄭注

云初修禮上朝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

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

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

十日為限 史記范雎傳秦昭王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此猶是古語 按有

客詩致其殷勤欲留之者止云信宿聘禮賓不欲奄卒主人主

人不敢稽賓古法如此今大國之於小國虐之若此亦可傷已

甸設庭燎 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巾車脂轄 吳子治兵篇車膏鑄有餘則車輕玉篇鑄車軸鐵

詩釋文牽車軸頭鐵也轄與鑄二名而一物今俗猶云膏車

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 趙匡陸淳並云之字誤為以字然不

敢輒改唐人猶有闕疑之善勝于宋人也

言罪之在也 杜預云罪在鉏也按臣子弑其君父而專罪死

者何以垂戒傳言罪之在者以眾人其為惡故不言展與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為藥石也按新

序無此不如二字於文理亦便

夫亦愈知治矣 說苑政理篇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明

不使人學製焉 齊策王斗云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下人以為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 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二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三 南菁書院 吳沈欽韓文起著

昭公 春秋左氏傳補注九

元經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者內無從行外無強援如匹夫奔亡也賤之非罪之

傳其敢愛豐氏之祧 豐氏但得有禰廟襄公冠於成公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然則祧是廟之通稱不必為遠祖廟也

設服離衛 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固未當杜預以離為陳亦非也易

彖離麗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公羊桓二年傳注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為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衛喪大

是書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九

記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一人立於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緝蒲為殿屋野人之詞

梁其蹊 惠云廣韻梁其蹊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子皮戒趙孟禮終 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親戒速鄭云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謂上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之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獻之籩豆則不可考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菹菹醢又薦昌菹醢又進

麇蕡白黑之籩則四豆四籩也主婦獻尸又設糗與股脩連上為六籩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養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

臠皆有醢醢疏云醢行字連上為八籩十豆也彼所載豆籩不具者以饋尸三獻又無牛也內則說膳之事云腳臠臠醢牛炙醢牛

醢醢牛膾羊炙羊醢醢豕炙醢豕醢芥醬魚膾雉兔鶉鷄鄭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籩列僅籩人所載之數矣

禮終乃宴 脫屣就席坐則曰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

吾與子弁冕端委 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

春秋左氏傳補注九

衰長故曰委按弁冕祭服端委朝服也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
為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玄端玉藻疏云若以素為裳則是朝
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
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
前玄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後黃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趙策色老而衰智老而多射義
旄期稱道不亂以老人閱歷多知又將不免昏亂也

女自房觀之 昏禮女立於房中南面

及衝 張有復古篇衝通道也从行童聲別作衝非一日衝簷

雷閒也廣雅甄螿也按衝即甄也

弗去懼選 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閒也又須

臾也任數篇云選閒食熟高誘曰選閒須臾也又處方篇選閒

猶選頃也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

云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也數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

選爾勞釋文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

論語斗筭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傳贊引為何足選也其母言

鍼弗去數當及矣猶云貫滿也

十里舍車 服云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

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於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

往一反為二十里今終事八反知百六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

元史董搏霄百里一日運糧之法亦如此孔疏自
不會意云一百六十里計一萬六千里何其愚也

趙孟曰天乎 據疏文有君或早天語則此天字似當作天錢

大昕云與上亡乎相對諸本傳訛已久

崇卒也 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爲聚非

以什其車 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八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八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至阨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尋常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若以邱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爲列故此云以什者別爲行伍也

困諸阨又克 按舒言乘于阨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復說用車之事非也爲五陳以相離 離麗也疏謂布置使相還者非李筌太白陰

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閒容卒相去二步隊閒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隊其前後相去亦如之黃帝曰車閒容車隊閒容隊曲閒容曲是也

偏爲前拒 前爲偃月陳

遷實沈于大夏 服虔云大夏在汾澮之閒日知錄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此距晉陽七百餘里遠不相及史記屢言鑿龍門通大夏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陽之地當以服氏之說爲信

而封大叔焉 紀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爲侯

湫底以露其體 服云湫著也底止也按湫讀若摯釋詁摯斂

也方言露敗也戴震方言疏證杜預云露羸也易羸其瓶注羸敗也義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劉炫曰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生疾按同姓為匹耦而以生殖則盡擅其美必致生疾所謂一姓不再興也 不知其姓則卜之 卜而得吉明非同姓矣

實有匹姬焉 衛侯術納女是其一也

煩手淫聲悞淫心耳 管子五輔篇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悞字古只作諂韋昭周語注悞慢也劉炫云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

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惠云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行也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六十調篇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五降之後不容彈者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蓋正聲既中而不知止則轉為子聲子聲多于正聲是為淫聲

陰淫寒疾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陰勝則寒寒傷形形傷腫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陽淫熱疾 陰陽應象論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熱傷氣氣傷

痛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
寃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風淫末疾 賈云末疾瘡首疾也謂風眩也惠云易卦初為本
上為末周書武順解元首曰末陰陽應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 陰陽應象論濕勝則濡泄六元正紀大論甚則水
閉附腫

女陽物而晦時 離為火又巽離兌三卦皆二陽一陰素問生
氣通天論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周官食飲藥物之事嬪御奄豎之人
皆掌于豕宰君以不節致疾則宰輔之咎

皿蟲為蠱 凡造蠱者皆置蟲于器中故皿蟲相須隋書地理
志揚州論豫章以南數郡往往畜蠱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

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
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

穀之飛亦為蠱 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饘熱
生蠱任昉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蠱蟲害民

十一月己酉 顧棟高云長曆是年閏十二月今移閏于十月
則己酉乃十一月之五日十一月乙巳朔

將會孟子餘 趙世家云夙生共其生孟孟生衰惠云按文當
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孟子餘者謂共孟及衰也服以孟為趙

盾子餘為衰
甲辰朔烝于温 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

夏正之十一月王制疏引服虔曰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棟高曰服以甲辰朔為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

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孟以仲冬烝於家廟

禮也按顧氏猶未見王制疏服義 晉之十一月用于周為正月傳以烝本冬祭

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

烝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

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烝于温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

乎且甲辰之前于晉為秋九月不得行烝祭歷考傳文如晉侯

殺世子申生里克弑其君卓子及丕鄭胥童之殺經皆在春傳

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

甲戌朔欽韓按周雖建子至如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

度云二王之郊一用夏正

趙匡曰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

如大司

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為仲冬不亦慎乎顧氏辨此為仲

冬者是云晉用夏正非也

年二經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杜預云遂以為卿故書之按傳言

子皙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

宗強欲令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為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

遂不顧傳文以誣子產也

傳宣子譽之 服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

為諸侯度惠云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

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為證

欽韓按呂覽孝行篇天下譽注譽樂也與豫樂義同文選王元

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
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則此譽字本不必作豫也

謂之少齊 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
女甚少按長少是其行猶諸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漁于色
齊女在晉宮不始少姜不以姓而係諸國名此所以寵之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鄭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子皙無由得
缺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也杜預于經注已言子皙為卿不
解代其位作偽者亦心勞也

加木焉 周禮掌四職及刑殺士加明梏注卿士加明梏者謂
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于刑殺
皆設之

三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
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不成則失國
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
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最允當若如杜預說則春
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正開胡氏之說豈儒
不之察耳惠云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傳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若干人杜預注謬

豆區釜鐘 杜預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接管子輕重丁齊西
之粟釜百錢則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區二錢也注斗
二升八合曰區五區為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
是也區即區字杜預非

四升爲豆 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
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
爲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
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注云豆當
爲斗又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斝則斝受斗二升三豆爲斗二
升明豆不得爲斗矣旒人云豆實三而成斝先鄭云斝讀爲斛
斝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斝受三
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欽韓按邊人注云邊豆其容實皆四升晏
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粗疏宋人之通病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晏子外篇曰田氏四量各加一焉

三老凍餒 晏子雜篇景公遊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
色服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按三老卽鄉三老者年有爵者
也漢書文帝紀詔曰三老眾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
或煨休之 服云煨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
口就之曰煨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爲煦嫗樂記注氣曰
煦體曰嫗疏云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今憐護小兒張口含
之持面煨之卽煦嫗之謂
其相胡公大姬 服云相隨也按抑之箋云相助也
道殣相望 韋昭注道家爲殣說苑至公篇齊景公出而見殣
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然此殣者爲餓死之
人不可謂餓死爲殣也

樂卻胥原狐續慶伯 杜預云八姓齊召南曰樂卻等皆氏族

非姓也原氏即先氏續與狐同宗而各為氏
以樂悒憂 悒慢也湛見樂而慢遠憂

讒鼎之銘 服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
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按韓非說林下齊伐
魯索讒鼎魯以其雁往按呂覽審己篇又作岑鼎崇讒岑聲並
同廣韻鄒宋地名讒乃鄒之訛

更諸爽塏者 韓非說難二曰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敢煩里旅 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眾也下士治眾事者里旅
即里有司管子小匡篇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鬻踊者 踊狀如屐材無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里室里宰所坐簡民處右塾左

塾是也周禮里宰注云耒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管子立政
篇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閉
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何休宣十四年傳注
云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統而論之不必八家一巷要自什

什伍伍相為一里里端有門曰閭有室曰塾其官曰閭有司

則曰閭居其塾而司其啟閉察民之出入焉

胥閭師其閭中守閭 金石錄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

者不納也亦名校室中部殘碑所云校官祭酒里祭酒者也

不均為作正晏子之居不于大道而在里巷今徹其材以為里室反其侵地

於鄰山東通志清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

惟鄰是卜 初學記 楊泉物理論曰處宅者先定鄰焉南史

呂僧珍傳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豐氏故主韓氏 主于其家曾子問所云私館也

遇懿伯之忌 劉氏云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

遇忌也恐是忌日之忌按傳明言私忌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

注先王死日為忌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

用注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叔弓之不入者正以入境則郊

勞授館設餐介皆有事焉不欲亂孝子思慕之心故為緩稽一

日若用介報怨而不入則懿伯之讐不得將遂廢君命而已乎

叔弓必不如是之愚也此事檀弓所載大同鄭亦誤解下文云

椒請先入受館則敬子可以不入者正為遲速不過一日間耳

冀除先人之敝廬 聘禮記卿館于大夫鄭云館者必于廟不

館于敵者之廟為大尊也張趯是大夫故得館太叔

王以田江南之夢 鄉射禮注以猶與也詩旄邱疏以者自己

于彼之辭與者從彼于我之稱

^四年傳以歲之不易 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間闕也謂有難非

固陰沍寒 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固與涸同集韻涸凝也沍字

从欠不从水

將墮幣焉 服云墮輪也言將輪受宋之幣于宗廟傳選日祭

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欽韓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注墮尸

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性禮祝命按祭注按祭祭神食也士虞

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

也齊魯之間謂祭為墮此墮幣者謂不將遷廟主但以幣主命

載于齊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間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以墮幣爲布幣此瞽說也

鄭子產作邱賦 服云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惠云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若依杜注加賦病民何不愆之有服說是也按渾罕言作法于貪則不全如服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役役者不賦周禮載師注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鄭計田爲稅不待言矣今復計邱爲賦故國人謗之

作法于涼 廣雅釋詁寇禱也曹憲云音良世人作寇禱之寇水旁京失之世人作禪禱之禱草下著溥亦失之

饗大夫以落之 杜預云豕豬血釁鐘曰落按釁與落事各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庚蔚之禮記略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斯干箋既成而釁之歎斯干之詩以落之然則釁鐘之後乃設饗以落之杜預混言也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素問陽明脉解篇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難經五十一難云病欲得人温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温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寘饋于个而退 呂覽孟春注个猶隔也按內則大夫有閣會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隔个並閣之轉聲

五傳成諸臧氏 按成謂立要約也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少也漢書司馬遷

傳定計于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與杜預解同

使亂大從 樂記注從順也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卒以餒死 汪琬曰其曰行者良為徑路爰辭所謂于行有攸

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良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

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二

良為兌之反不見其口則無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欽韓按

坤為牛為小人為惡離為坤所抑故讒人名牛而叔孫為其所

餓死也

有子家羈 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注子

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

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

朝聘有珪享頰有璋 享頰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也

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玉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聘有珪

享頰有璋也按聘禮聘于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人用璋享用

琮此臣為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為君使執璋不知出何經傳

疏亦知其不通而為之護短窘步顯然 疏舉詩奉璋尚書太保

璋璜非圭璋特達之璋也

飡有陪鼎 服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按聘禮宰夫朝服設

飡注云食不備禮曰飡此則始至之禮曰飡對下歸饗餼是大

禮也聘禮云飡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云

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云
 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
 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知羞鼎陪鼎是一物也此云羞鼎
 下饗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腳臄臄是也內則疏
 云腳牛臄臄羊臄臄豕臄集韻臄肉羹按陪鼎者所謂鉶也語
 崇義三禮圖舊圖云鉶受一牙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
 為之大夫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按九家易只言正鼎
 之制如此臣崇義按鉶是羹器即鉶鼎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鉶
 羹而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鉶鼎又公食大夫禮注云鉶者菜羹
 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云牛以藿羊以苦豕以薇是菜和羹也然
 則據羹在鉶故曰鉶羹以器言之則曰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
 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出有贈賄 聘禮君使卿還玉大夫還璋于館之後云賄用束
 紡注所以遺聘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云禮禮
 聘君也所以報享也按上之束紡則報其聘也禮玉束帛乘皮
 所以報其享下記云在聘為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即其事
 也此皆遺使者之君總謂之賄下賓行舍于郊公使贈如覲幣
 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大夫親贈如其面幣此則主國
 之君大夫報使者私覲私面之禮總謂之贈是贈賄二事各別
 也

震電馮怒 方言馮怒也楚曰憑廣雅釋詁憑滿也洪興祖楚
 詞補注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馮憑一也

六傳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先議其犯
年傳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先議其犯
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于鼎也

聳之以刑 刑法志引作懣之以行晉灼曰懣古悚字說文引
作懣云懼也按方言聳獎欲也戴震以欲為譽之誤非也秦晉

之間相勸曰聳心中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則此聳之
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為懼耳韋昭楚語注聳獎也

而作禹刑 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
而作湯刑 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湯

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衛梅賾偽古文取
之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湯所制法

也湯刑尚矣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刑
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投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

王作呂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
不能作辟也按晏子諫篇三辟著于國此文下云制參辟則知

春秋皆兼取三代之制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呂覽下賢篇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

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
也韓非外儲左上子產為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有加邊 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西東
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鴛按此其

是書經傳補注九
春秋左氏傳補注九

常禮季武子是正卿則用上大夫豆可知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疏引此傳武子語云饗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致饗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此加豆則當加獻故前鄭饗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此武子云不過三獻而辭加豆也以其乘馬八匹句屬私面下讀見鄭伯聘禮所謂賓覲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賓覲後賓請有事于大夫此致聘君之問也賓不敢稽其事主不欲重其勞故就館致饗餼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記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間日為之今此逆勞于境故私覲之後即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見君為名非此義也杜預不曉禮典遂以私面為私見鄭伯周禮疏亦沿其誤

不抽屋服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按毛詩傳言顏闔抽笮續燭喪大記甸人徹廟西北扉薪襄二十八年子尾抽桷擊扉是有抽屋之事也

誓曰聘禮若過他邦至于境使次介假道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史于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士眾為其犯禮暴掠也傳所云與禮合

七年經暨齊平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云襄

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號燕人行

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賈說何休注公羊用之宋人孫復劉
敞輩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婁如齊蒞盟若不承與齊平之文
但言如齊足矣何用言蒞盟乎劉敞云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
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號
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號而燕乃行成也此年
三月叔孫婁如齊蒞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
盟章灼不疑

傳芋尹無字 士喪禮其實葵菹芋注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詩

傳芋大也然此官是主君之膳羞乾豆者也庶羞是田獵所得
故新序義勇篇芋尹文者荆之馭鹿菟者也

作僕區之法 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按詩傳

僕附也附與隱義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應

劭云僕主也亡匿者所謂逋逃主

僕臣臺 方言儻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曰儻

或謂之儻儻即臺儻即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為醜稱

好以大屈 御覽八百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

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 琢蓋琢之誤所 既而悔之伍

舉見魯君云云按考工記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

則句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

士服之則此大屈是也

莒之二方鼎 服云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按釋器鼎絕大謂

之鬲圓弁上謂之鬲是圓鼎弁上其方鼎則大口也以宣和博

古圖驗之其文王鼎南宮中鼎等皆四足方鼎如服說

以取媚也 大雅文王箋媚愛也

以為淫厲 淮南倣真訓傷死者其鬼燒時既者其神漠注燒

煩燒善行病害人

詩曰鷓鴣在原 陸機疏脊令大如鷓鴣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

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欽韓按鶴

鴿生江淮洲渚閒取以作脯甚美

高圉亞圉 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侯

亞圉祖甲十三年命侯祖紺

亦莫余敢侮 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軌郭象云言人不敢以

不軌之事侮之與杜預注同非也言無有敢侮之人此自

銘不當言人之無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乎 惠云初九震二為元子故云非長之謂乎

孟非人也 猶言否之匪人比之匪人言孟跛當陰爻履六二

跛能履陰爻也

各以所利 惠云此初云利居貞利建侯爻詞本云入則居正

出則建侯今以居貞屬孟建侯屬元故云各以為利

八經葬陳哀公 穀梁疏云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

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

年陳災同此按一家之說勝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傳游服而逆之 游服燕游之服玄端深衣之類杜預謂游戲

之服不解其所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裊被縹綾半裊春秋

時豈有此製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顧棟高表云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

火陳杜以為八年不應閏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

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壬午實十一月十九日定為傳是而經誤

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 私于幄者幄中盡哭踊之禮哭踊則

袒免既畢哀乃加冠絰

猶將復由 惠云由讀為若顙木之有由槩之由按說文弓部

𠂔木生條也商書若顙木之有𠂔𠂔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

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𠂔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

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𠂔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為生

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春秋傳曰吉

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

自幕至于瞽瞍 孔晁魯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

故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按內外傳皆以幕為瞽瞍上

世韋昭指為虞思非也呂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竊以為幕即

窮蟬耳

寘德于遂 索隱引宋衷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故殷封

遂于陳以祀舜按董子三代改湯變夏作殷故親夏虞紂唐蓋

在湯時為二王後也

九傳豈如弁髦 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剪髮為

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

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玉藻親歿不

髦按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親沒而說之既說亦同于敝矣因通言之杜預意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劉炫所駁確有依據疏惟杜預之護意謂弁上有髦按詩傳云髦者髮至肩內則拂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髻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髦飾冠也孔穎達等作左傳正義其底蘊畢露乃全無學問者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預為后稷所耕墾者而今戎畜牧全無文理

歲五及鶉火 水數五

請佐公使尊 燕禮命執鬯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

注執鬯者執瓦大之鬯也按燕禮賡觚于君者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賡觚故屠蒯云佐公使尊同于執鬯之役凡獻賓及賡觚執鬯者舉鬯酌已執鬯者反鬯又無算爵後士有執膳爵者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膳宰是士亦執散執膳之等也通典東晉正朝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為疾日自貶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不避子卯則知他人預凶事弔哭亦避此日也

味以行氣 素問陰陽應象論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

其以勦民也 廣雅釋詁勦勞也曹憲曰勦子小反又楚交反
 疑誤也禮記曰毋勦說鄭注云勦猶擊也是取人之說今訓為
 勞則焉用勦民之說是勦从刀而勦从力明矣毛居正六經正
 誤勦絕之勦从巢从刀音子六反截也不從力欽韓按說文刀
 部剝絕也从刀梟聲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今書作勦而釋文
 又譌子小為子六反許氏以文為音甚明漢書李夫人傳命櫟
 絕而不長字雖誤從木旁亦音子小反明陸氏之誤佩觿又云
 勦勦並子小反亦非也字義既別不得同音然則勦絕从子小
 音勦民從楚交音諸家多誤

十傳有星出于婺女 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為珍寶藏
 一名婺女宋史天文志客星犯須女兵起女人為亂守之宮人

憂諸侯有兵流星抵女女主死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李雲霑曰當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

其旂也欽韓按新序義勇篇王者之旗曳于地 今本脫此句余知古渚宮故事

則有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

蘊利生孽 惠云大戴禮曰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

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

葬與卒哭為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于僖三十三年

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即以初虞為卒哭今云既葬未卒哭則又

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督

亂循叔向辭大夫語則雖卒哭猶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

向當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耗盡矣

十一 年 經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杜預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

名告按此則春秋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始于今日也誘而殺之又非討惡之義也遂滅蔡而執其世子用之種種殘暴則加

惡焉況身是弑君之賊與蔡侯般類耳放生著其名以寓誅絕之義豈關赴告乎聖人之旨被杜預抹殺預之罪深矣

傳使助遠氏之筮 遠氏當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爲其筮

或遠氏是僖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爲筮也故下宿于遠氏小爾雅廣言筮倅也

朝有著定 燕禮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

東箱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云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卽就定位

會有表 司常職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

號觀禮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莖設望表與鮮

卑守燎是謂會有表

衣有襜 釋器衣皆謂之襟注交領也方言衿謂之交注衣交

領也按交領當膺左右衿所會故謂之襜說文襜帶所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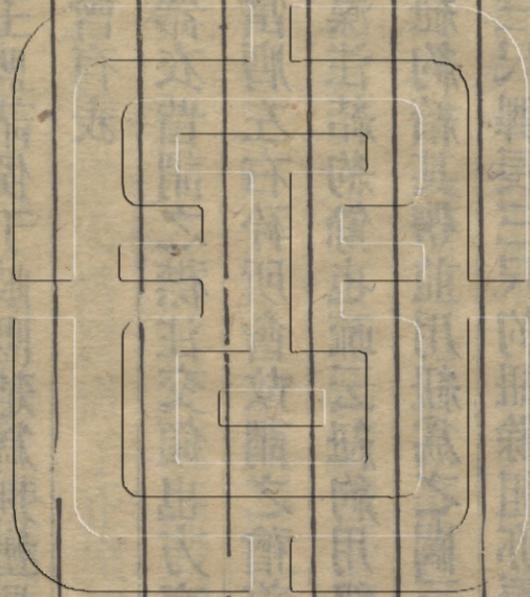
帶有結 玉藻注結約餘也疏云紐約用組者紐謂帶之交結

之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紐爲之闊二寸餘長三尺與帶

垂者齊紳長三尺鞢長三尺約紐餘組亦長三尺

視不過結襜之中 高不過襜卑不過結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三終
無守氣矣 氣不守其舍則死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四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

昭公

年十二傳枚筮之 疏云或謂汎卜吉凶為枚雷總卜按杜預言

不指其事汎卜者非也周禮有三易之筮洪範有三占從二之
言偽孔傳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金滕云乃卜三龜一襲吉
此枚卜而並吉者也

以為大吉也 惠云坤之比為乾二升坤五故以為大吉乾文

言申九二升五之義云龍德而正中者也二升五故曰正中

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乾二升五故外強坤五降二

故內溫和正即利貞也乾二必居五坤五必降二利貞之義故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

曰信坤五降居下中故曰黃裳

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其供養三德為善

外內倡和三德謂亨利貞也元為四德之一養成三德故為善

也參成可筮乾二坤五皆中也故曰中美元謂乾元乾二居五

故曰上美坤五降二故曰下美乾坤合而成三故曰參成可筮

生之杞乎杞柵生于水旁非園圃所宜杜預謂枸杞非

王皮冠趙岐孟子注皮冠弁也疏引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

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按周禮司服職王甸則冠弁服注冠

弁委貌也聶崇義圖以為玄冠則非此皮冠續輿服志委貌冠

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委貌以

阜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按列子湯問篇北國之人鞞巾而

裘此之皮冠則後世所謂帽也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

秦復陶翠被秦所遺羽衣被字同帔以翠羽為飾也釋名帔

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

衣帶玉劔後世則有雉頭裘集翠裘

是四國者劉炫云楚語作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

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李雲霑曰

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

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按九年遷方城外人于許許昔

已遷葉今言四國則許合在其中

摩厲以須漢書梅福傳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

祭公謀父 逸周書序周公云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即此祭公謀父也

克己復禮仁也 王應麟曰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 殿本考證臣照按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先

師之嘉語也魯論顏子曰請事斯語冉子曰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

魯論轉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 十三傳因正僕人 即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師僕

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 芋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芋姓

楚其後也熊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索隱引譙周云熊渠卒子熊

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是有楚國者常在季也 賓須無 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

饋叔向羹 羹亦肉也 鄭伯男也 服云鄭伯爵在男服也按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

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皆

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產先云甸服證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任也白虎通云南之為言任也王

肅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言是也惠氏本鄭司農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彼傳黜周王魯故不從周禮別立謬說子產方與晉爭王制何為遠徵殷法鄭司農之說非也

奉壺飲冰 莊子人閒世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陸粲曰此夏至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冰不當以為箭筈也

其若之何且泣 孔叢子儒服篇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十四 傳莒殺其公子意恢 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

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舊臣也意恢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為亂而不能豫為之防身雖為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按家氏之言推究詳盡杜說則寬于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篡是司馬昭族王經之故智也

宥孤寡 呂覽去宥篇注宥利也漢書禮樂志注宥祐也蔽罪邢侯 周禮先鄭注引作弊獄邢侯鄭君云弊斷也

鮒也鬻獄 周書酈謀解十敗六曰佞說鬻獄乃施邢侯 服云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按列女傳作族邢

侯晉語韋昭注云陳尸曰施孔晁云廢其族也當如韋解莊子

馬蹄篇萇弘脰音義脰或作施脰裂也

十五年經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
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
千五百六十七分八食限
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子河
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督之董今讀者以董
之絕句仍杜之謬

三年之喪二焉 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
下此天子以至士也雷次宗曰旣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
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爲
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日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
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
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
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
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爲妻不杖鄭云以
父爲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若后之喪
非旁期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其爲父母
與爲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大夫
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子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
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

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叔向語意大隔礙矣

以喪賓宴 掌客職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聘禮遭主國君喪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遭夫人世子之喪如遭君喪則喪中饗宴非禮也

十六年傳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服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

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按服義言養小國須有禮也亦未爲大異而疏家醜詆之云尙未能離經辨句何須注述大典服氏之學行於北方且四百年橫爲小人排擯遂至廢失良可浩歎

必告君大夫 蓋列國時亦有財物闕出界外之禁

庸次比耦 廣雅釋詁庸次比皆訓代按庸同傭次同伙詩傳伙助也比合也

藜藿 說文藎草也讀若釐徐鍇按字書朔藿草一名藎也又

藿釐草也一曰拜藿藿徐鍇按爾雅注藿藿亦似藜俗所謂灰

藿也說文釐草之釐卽上藎字之誤今集韻引說文作藎草失之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今灰藿莖有紅縷葉銳而青其背則白

葉有黑點若著沙矣四月初生可食五月高至數尺秋開細花

白色結子如穗齊民要術詩云北山有萊詩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如萊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譙沛人謂雞蘇爲

萊按說文萊蔓華也徐鍇按爾雅釐蔓草華注未詳釐與萊音同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白虎通曾子去妻藜烝不熟

十七年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乙巳朔

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傳在此月也平子以爲宜在夏之六月非周六月故太史云是周之六月也五行志云正月周六月也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愚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陽凶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

嗇夫馳嗇夫之名不僅見于逸書觀禮也管子君臣篇更嗇

夫任事人嗇夫任教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注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按吏嗇夫卽漢之諸官署嗇夫人嗇夫則鄉嗇夫也鶡冠子王鈇篇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此則古制如逸書所云者也

少皞摯之立也漢書律歷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昊之父也曹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青陽之子信矣蓋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爲帝青陽故世誤以爲一人劉恕通鑑外紀命歷序曰少皞傳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爲鳥師而鳥名周書嘗麥解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伯趙氏 夏小正五月鳩則鳴鳩百鷦也鳴者相命也藝文類聚通卦驗曰伯勞性好單栖其飛翮其鳴喙喙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呂氏春秋高誘注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

青鳥氏 通卦驗雨水鷦鷯鳴則鷦固知時之鳥或是鷦雞青質者夏小正正月雉震响

丹鳥氏 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禮記疏皇侃以為丹良是螢火非也爾雅翼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鷺可以禦火一謂之蠖蜺又謂之駿驥說文鷺赤雉也駿驥鷺也

祝鳩氏 說文鷺祝鳩也或从佳一作隼爾雅翼云淮南子說

烏力勝日而服于隼禮今淮南本作鷺禮今烏鳴小于烏而逐烏俗言烏之舅也古今解詩鷺者類引釋烏佳其鳩鴉按鳩鴉是佳字音錐鑿之錐此既从鳥自與隼通爾雅之鷺鳩鷺者是矣高誘云鷺禮爾雅神笠今作鷺鷺亦曰批頰然非此祝鳩說文誤也陸璣疏

云鷺其今小鳩也一名鷺鳩幽州人謂之鷺鷺梁宋之間謂之鷺邵晉涵曰鷺鳩又謂之鷺鳩毛傳云鷺壹宿之鳥今鷺鳩栖息有定所俗語謾則曰鷺鳩定矣按陸疏云鷺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爾雅翼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纒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居今人辨其聲以為無屋住云今左傳注疏及釋文皆訛鷺為鷺字御覽羽族部以百舌為

祝鳩又引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杜預以為孝鳥緣司徒而傳

會耳詩傳但云壹宿之鳥毛公何不緣將父將母而先以爲孝鳥乎

鷓鴣氏 陸璣疏鷓鴣大小如鷓深目目上露骨幽州人謂之鷓史記正義王雉金口鷓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邵晉涵曰今鷓鳥能翱翔水上捕魚而食後世謂之魚鷓其鳴緩而和順與白鷺相如而色蒼非白鷺也

鷓鴣氏 呂氏春秋鷓化爲鷓注云鷓蓋布穀鳥列子天瑞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鷓陳藏器本草云亦名郭公北人名撥穀今布穀以穀雨後鳴農家聞其聲以趣東作矣古今注鷓鴣一名鷓鴣

爽鷓氏 禽經鳥之小而鷓者皆曰隼大而鷓者皆曰鷓爾雅

翼鷓正月則化爲鷓秋則鷓化爲鷓故通有鷓名在五鷓之數

鷓鴣氏 陸璣疏鷓鴣一名斑鷓如鷓鴣而大項有繡文斑方

言鷓大者謂之頒鷓頒音斑高誘注鳴鷓斑鷓也鄭樵云鷓鴣今

謂之鷓鴣似山鷓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廣雅謂斑鷓誤矣邵

晉涵云鷓鴣春來冬去若斑鷓則四時有之是鷓鴣非斑鷓也

本草綱目鷓嘲其目如鷓其形如鷓鷓山鷓也其聲啁嘲其尾

屈促其羽如縵縷故有諸名鄭樵以爲鷓鴣非矣

五雉 服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按揚雄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

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耳釋詁

雉陳也邵晉涵曰聲近者其義同喪大記云夷于牀鄭注夷之

言尸也雉卽爲夷夷訓爲尸尸者陳也是展轉相訓也

九扈為九農正 扈說文作雇或作鷄籀文作雇蔡邕獨斷春
 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
 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
 百果行扈氏農正書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
 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稍與賈逵說異孔疏
 駁賈為果驅鳥為蠶驅雀之說邵晉涵釋之曰古者重民衣食
 爾雅以果不熟為荒九扈為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于事無
 不便豈必親就果園蠶室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疆域所限
 耳目難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制鄉三老嗇夫乃慮及普天之
 下何以可周是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太泥歟鄭樵
 云桑扈俗謂青雀今名蠟背性慧可教桑棘之扈多是在是木故
 名行扈者多在籬落如雞雉然不飛去宵扈者能傳夜故名
 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 惠云六物之占四字或是鼂公武從
 蜀石經增唐石經有此四字係旁增御覽八百七十五卷同蓋賈服有
 此四字

瓘 瓘玉瓚 三禮圖云瓘彝盛明水圭瓚酌鬱鬯說文瓘玉也

春秋傳曰瓘瓘則知以瓘為瓘注疏分此作三物非

十八 傳弗良及也 服云良能也弗良及者不能及也疏以為

良是語辭能非良之訓按良是善善即功能義相生也孔氏妄

人反譏服妄言乎

禁舊客勿出于宮 高誘時則訓注傳曰禁舊客為露情也有

新客搜出之為觀釁也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按文當謂大人已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也杜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失道真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違眾而失位心志惑亂夫眾人即不學何至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擱然授兵登陴 漢書文帝紀擱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擱猶介然也與此擱義同

許不專於楚 許若不遷則不為楚所專有杜解許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詞令之間尚不能辨

十九 經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蘇轍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

過失殺大父母滅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按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云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

傳紡焉以度而去之 去同弃漢書蘇武傳去草實而食之注去謂藏之也劉云紡謂紡麻作纒為布作纒之法有小繩記其升纒纒既為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按纒辟纒也紡者以輒界之為經緯也度丈尺也紡時為城高下之度而藏弃之

則投諸外 言投諸外則僅以繩投出而身未嘗隨出也杜預

好為辟戾之解疏曲為分割云若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
按傳云或獻諸子占或字指他人豈是此婦字義尙不能諳為
一杜預甘蒙不識字之差

諺曰無過亂門 呂覽原亂篇詩曰毋過亂門注云逸詩也周

語太子晉曰無過亂人之門

勞罷死轉 文子上仁篇民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襲

文子語作轉尸漢書功臣侯表序死為轉屍此死轉之義

室于怒市于色 韓策周最曰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

二十傳己丑日南至 律歷志昭公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旦冬

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序昭二十

年庚寅朔旦日至差傳一日

使請所聘公曰 請當聘與否于齊侯而齊侯告以猶在衛境

當致聘也此公曰是齊侯也

齊侯疥遂疔 晏子作疥且瘡疥不當作疥周禮疾醫夏時有

痒疥疾秋時有瘡寒疾疏云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

起惟水沴火水為甲疥有甲故有疥痒之疾按素問生氣通天

論春傷于風邪氣流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秋為疾瘧瘧論風

之與瘧也相似同類疥亦風所致故轉而為瘧韓昌黎集宿醒

未解舊疔作則疔是老瘡然所謂三陰瘡

舟鮫守之 莊述祖曰舟鮫當作舟馭周禮馭人音義云馭音

魚本又作魚亦作馭同又音御馭即籀文馭舟馭掌澤之官鮫

無取按說文籀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籀字又作馭然則鮫

字應是馭之誤字不當改作馭或御馭聲同故歟

一氣 服云歌者氣也按續漢律歷志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

以物晉志效氣道之本也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斲必周密

布縵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

上以葭莩灰抑其內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此則氣者音律

之元也

二體 律呂有陰陽

三類 三類者謂天地人也周語伶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天

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入神以和

四物 物猶事也即詩之四始

七音 續志必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

以黃鍾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

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典樂三自殷已

前但有五音變宮變徵二者自周已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

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利也律呂新書云宮與商商與角

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

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

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

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

所不及而已

八風 呂覽古樂篇頌頊登為帝惟天之合正氣乃行乃令飛

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然則六律造于黃帝八風辨于

顛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其名又異
若琴瑟之專壹 惠云專董遇本作搏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算地篇民力搏于敵則勝並是專字

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 喪大記始死既正尸子坐于

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疏云世子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下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也欽韓按士喪禮始死主人入坐于牀東既夕禮主人柩東西面又云入復位注云主人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以此準之士之啟殯在內位則國君世子在內位可知也喪大記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則皆立則國君子父兄子弟皆立可知今傳言太子朱失位亦可知也

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禮器云大夫五介五牢依禮則本五牢春秋時以大國之使不敢循其故常已加爲七牢杜預言命數爲七牢瞽說也掌客之法以侯伯七命故饗餼七牢耳大行人職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是卿大夫只論爵不依命數也知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傳言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是三命爲極榮聘饗若依命數則僅止三牢耳所謂禮窮則變有順而據也

公子苦雒 集韻二十二覃雒鳥名姑南切按雒卽雒之省耳

說文鶉屬

揚徽者公徒也 說文作徽云幟也以絳徽帛著于背尉繚子
經率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
戴黃羽卒有伍章亾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左肩右軍章
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
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濶二寸題其軍號為記臺省王公
已下至于兵丁厮隸悉以帛為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亦此徽
幟之流也

不死伍乘 尉繚子束伍令五人為伍共一符亾伍而得伍當

之謂同伍戰死而得敵得伍而不亾有賞亾伍而不得伍身死

家殘戚繼光紀效新書軍法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陳亾者八人俱斬

二十一年經王子猛卒 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

之人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言

未卽位顯與經傳違

癸酉朔日有食之 一行大衍麻以為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

元志云杜預以為癸卯非是

傳無亢不衷 明堂位注亢舉也項籍傳注亢讀與抗同書傳

衷善也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

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已疏及邵寶解此並不了

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 賈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

央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遇云五

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惠棟云周書程典固其四援明其
 五候欽韓按淮南時則訓九月官候注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
 故曰官候漢書鼂錯傳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
 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此伍候之法也
 二十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皇矣詩傳貊靜也正義云左傳
 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貊莫定也
 津人得諸河上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高
 池君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
 璧也與此事相類

二十五年經鸚鵡來巢爾雅翼鸚鵡如鴟而有幘飛輒成羣多聲

字書謂之唼唼鳥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
 字書之八云性好淫其行欲則以足相勾往往墮者相連而下
 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未孳乳不即去也荆
 楚之俗五月鸚鵡子毛羽新成取養之以教其語五月五俗謂
 之花鵲

傳宋公使昭子右坐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

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鄉賓南鄉也公使昭子
 右坐今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按右坐者
 蓋移席于戶東即是宋公之右而北向仍如故也又燕禮記云
 若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如此則別于公
 為左坐今移席戶東南向是于公為右坐也
 樂祁佐燕禮主人酬賓之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

長此樂祁佐蓋卽卿大夫媵爵者也所以佐君以爲賓歡

爲九文 王鳴盛尙書後案曰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華旣爲草華藻又爲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爲毳冕揆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以鄭爲正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賈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案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有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卯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白虎通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下多哀也案在上爲明在下晦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尊陰卑篇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泛說事與此傳異也

吾聞文武之世

惠云文武史記漢書皆作文成蓋爲魯先君

時童謠若曰周之文武則太遠矣當是傳寫之訛論衡亦作文成案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季氏介其雞

賈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全郈氏雞目

鄭司農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間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二注不同正兼用賈鄭之說

爲之金距 呂覽注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又淮南注金距

施金莛于距也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 呂覽注禘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侯

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于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

粲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益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

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預別立廟謬也

欽韓按傳通言數事爲啟怨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禘卽是時

祭不必定爲大祭蓋諸侯五廟次及襄公之禴廟而萬舞不足

也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召其眾也禮君祭孟月臣祭仲

月季氏與君同日祭又矯用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

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禘必大祭專在襄公一廟則將事

之先蒞卜戒期百司庀具魯雖貧弱不應除舞季氏外惟存萬

者二人也若專禘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樂舞致令大

禮不成觀聽駭歎也解經當以理通之執滯文句乃陋儒也吳

仁傑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

四人尙不成列況二人乎按二人二八雖有多少其乏事無君

之罪一也

執冰而踞 北堂書鈔詩義問云弮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二十傳百兩一布 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爲泉則百兩之

價不可通百兩爲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甚口言其善罵疏謂大口非

鑿而乘于他車以歸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據彼文則鑿足之字本從足不作鑿今說文于足部偶漏鑿字耳玉篇鑿邱盛切一足行貌

夷王愆于厥身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呂覽開春論共伯和穆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又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所云卽共伯攝王位明矣傳文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則亦以爲共伯和史記粗疎不足信也而後效官效官者致天子之位于宣王也說苑至公篇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晉宋開呼天子爲官家

攜王奸命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束皙云古文作伯盤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咸黜不端疏云咸諸本或作減案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今月令作咸史記酷吏減宣漢書作咸宣

生而有顛御覽三百七十四風俗通曰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十

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靈王云云與此傳文同欽韓按周書者即左氏傳也諸史五行志間有此事

民歌舞之矣 案韓非外儲說右上晏子曰田成氏甚得齊民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按成子當作桓子顧廣圻曰壽當作齊周通也諱通齊國之人此與史記田敬仲世家不同

二十七年經吳弑其君僚 杜預云稱國以弑罪在僚按此說亦是獎亂賊為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

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于季子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杜預云書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被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禍

傳帥都君子 吳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左尹卻宛 吳越春秋伯州犁楚之左尹號曰卻宛注辨其非是按史記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楚世家云卻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云楚誅其大

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索隱與徐廣同

據史記誤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三人為其三代伯州犂被殺
在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語連卻宛耳而趙睦徐廣以誤傳誤可
怪也

是無若我何 索隱云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

柰我何太史公采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

辭按索隱自解史記非傳意 吳越春秋與彼文同 此傳有光曰我爾身也

當如杜預解言王可弑我亦死

夾之以鉞 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

羞者獻體 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蓋別有進膳之人

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于門外漢

唐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為解衣則發露其形

何用改服乎

寘劔于魚中以進 吳越春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

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

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一秉秆焉 聘禮記注秉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秆禾藁

也說文作稗

使宰獻而請安 杜預謂齊侯請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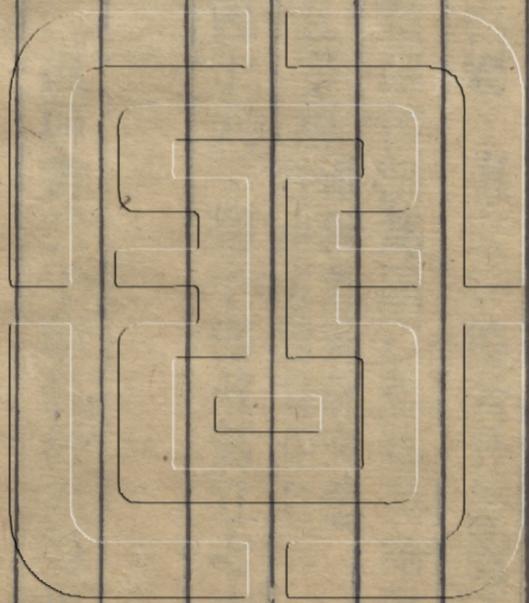
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卿大

夫君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服說亦然按燕禮

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即安彼是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

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四終
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
非比公于大夫也以證此事惠說迂遠非也
請使重見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疏云
按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
攝而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祿謂異姓也內宰之職
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
覲王以爵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自陽侯殺繆侯後其
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內宰注祿之禮亞王而禮賓
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然則裸獻酬
后夫人所以禮賓共三事也彼疏所引粗略非鄭義也請使重
見亦是獻酬之禮時不行故子家以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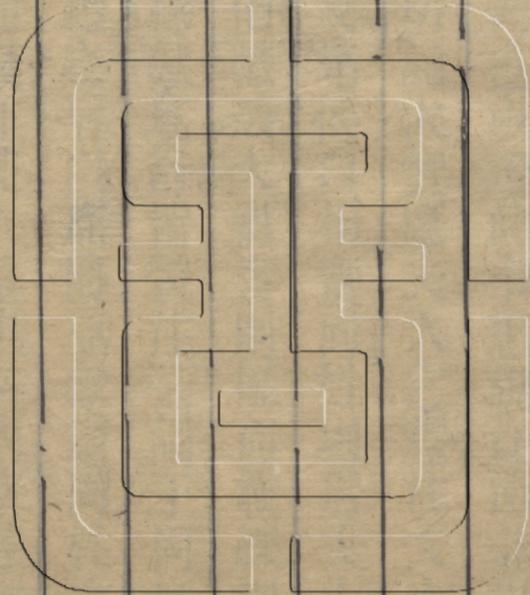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四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五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一

吳沈欽韓文起著

昭公

八年傳懋使吾君 惠云外傳云吾懋置之于耳以懋御人又

云懋庇州犁韋昭皆訓為願以懋為發語聲非也按詩釋文懋

且也此當作且字解 潘錫爵案說文懋甘也玉篇甘作且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荀子儒效篇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

十三人

退朝待於廷 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

者非

九年傳請以食之 請以作櫝之費具從者一餐也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一

使獻龍輔 周禮疏引此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孔疏引周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元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蓋本賈服之說按古玉圖譜有龍圭三禮圖彙云龍見而雩天子命上公秉龍圭載駟馬祀雩於南郊重民事也此圭是已則龍輔應是魯祀雩之圭說文龍禱旱玉龍文其母偕出 內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漢則有陽祿柘觀晉則曰螽斯則百室

官宿其業 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按特牲禮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為之故曰宿服說是杜預非 按後世亦有之唐韓偓中朝故事長安有豢龍

个何故無之 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 晉國一鼓鐵 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杜注非

三十 年 經 公在乾侯 胡安國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

不書公者在魯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憫公之意深矣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減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羣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杜預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傳敝邑之少卿也 按少卿下卿也印段位在公孫段之下杜預言年少者非

三十傳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

俗訓古者歌樂而無轉又修務訓動容轉曲

火勝金故弗克周官占夢疏引服氏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

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顛頊

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

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

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

而食故知吳終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

在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

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

月在辰尾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云午火

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謫故爲不克晉諸侯之伯與楚同盟

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故日應之食夢發簡子

三十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宋史天文志歲星所在

國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在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

有殃鄭云天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

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

卓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

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

歲星適在越分若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

歷算自有以知之孔穎達輩扶杜抑鄭斥為甚妄非也保章氏疏引服義與此異說

士彌牟營成周至以為成命 按此乃先估計為簿書以待諸

侯之集明年傳終言畢城之事顧炎武誤會為此已城乃云傳重出耳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惠云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

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譬季氏也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

至三月則成矣故曰天之道也杜預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

此為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集解陸續曰天尊雷

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為戒非禮不履愚謂雷者

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公

元年經春王 定公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十

二年此春秋之變例也通鑑從其書法然建安二十五年十月

以前漢未亾天寶十四載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稱黃初至德

者又非也

傳魏子涖政 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

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裁即

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

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也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

年辛巳日為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按今年之庚寅也蓋

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會須曠時日士彌牟預度其

功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

據長曆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裁是正月十六

日去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爲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朔同而晦異也

易幾而哭 杜預云幾哭會也按詩楚茨傳幾期也故杜以爲

朝夕哭會子家子不欲見叔孫若會哭則同在中庭北面故或

早或晚異其期也

與守龜在 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

公氏將溝焉 疏云公氏昭公按稱昭公爲公氏猶覲禮諸侯

爲侯氏也或曰公氏掌公之墓地如周禮之冢人

二經雉門及兩觀災 趙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

據實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按周官縣治象之

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則兩觀所設應在庫門外朝之位今之五

鳳樓是其制邵晉涵云觀闕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

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乎明在異處闕里

志兩觀臺在魯城門之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

百步

傳奪之杖以敲之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

人于門內雷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及闔人則闔人固無

乞肉之事又私出尙未取脯故奪闔杖以敲之燕禮闔人爲大

燭于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荆樵則杖是所削之荆也

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爲出避酒者非

三傳有兩肅爽馬 賈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似
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按廣雅釋鳥鸛鷓鳳皇屬也
禽經白鳳謂之鸛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鸛鷓則賈謂色白馬
謂似鳥俱得之

君以弄馬之故 弄馬謂玩好之馬漢書弄田弄兒皆如此義
年傳噴有煩言 荀子正名篇注噴爭言也說文噴大呼也顧

云管子四問有噴室之議

君行師從 春秋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
師以備不虞

陶叔授民 周書及史記無陶叔為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
毛叔之誤

周索 馬融注說卦索數也太玄玄規上索下索注索數也此
周索戎索并周戎之疆數之耳

五叔無官 杜預以毛叔聃當五叔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伯
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
誤合聃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

豈尚年哉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
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
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康叔與聃季為司寇司空故云
不尚年

不敢以約為利 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傲利杜預以約為要言
非

年五經於越入吳 王會解東海蛤於越納口則於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璵璠斂 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

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備璵璠故用之杜預此注全襲用之說

文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

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字勝按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為逸

論語

秦子蒲 子蒲楚策作子滿蒲與滿史書多相亂

葉公諸梁 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

諸梁者戌之弟也按韋昭注以諸梁為戌子

涉其帑 廣韻其字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

名不得謂藍尹疊自度其帑也

遂逃賞 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

也故強為之請顧炎武曰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

年八經從祀先公 此禘祭也周禮家人疏兄死弟及俱為君則

以兄弟為昭穆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

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則

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

昭穆別故于後皆亂也然則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以昭公之

上昭穆皆亂今審諦而易之故通言先公按賈氏言隱桓閔僖

從來昭穆之敘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與僖易其昭穆則未然

躋僖公者直是升僖公同在昭位不別為一世從此以後文為

穆宣為昭在先只緣少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悉亂蓋兄弟可

以同廟至合食之時復嚴爲人後之義則兄昭弟穆禮之經也
杜預謂親盡通言先公曾不思禘祭之時自有親未盡者在若
非一一皆順豈得因僖閔而概言乎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
之

傳主人焚衝 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
兵所以衝于敵城也通典兵十以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上建
雙陛陛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爲準
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
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其旋風四腳亦可隨事而用謂
之拋車卽衝車矣

魯于是始尙羔 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
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
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
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
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尙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晉上
杜謂魯不別羔雁之尊卑是皆謂魯懵然無知何爲秉周禮鄭
說得之

按衛侯之手及挽 說苑權謀篇成何涉佗按靈公之手而抑
之一本作擗漢書王吉傳注擗挫也荀子儒效篇不卹是非然
不然之情以相薦擗注薦藉也擗抑皆謂相陵駕也擗之亦謂
抑之此作挽非也杜預云血至挽謂衛侯被擠而所軟之血遂
淋漓汚其挽

桓子咋謂林楚 杜預云咋暫也按咋不可訓暫攷工記鐘侈

則咋注云讀咋咋然之咋聲大也史照通鑑釋文咋大聲也然

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馬援傳但萎媵咋舌魏

策吳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則咋非大聲乃縮舌含糊

之謂乎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杜氏暫也之訓

林楚怒馬 史游急就篇騏驎駮怒步超

以為公期 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蒲圃在魯東門外

為季氏援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喜於徵死 與上林楚云違之懲死義同隸釋羊竇道碑盜賊

徵止以徵為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為懲左傳釋文徵本又作懲

此言魯人之喜在懲懼其死之後杜預作徵召解非

年九傳齊師罷大臣必多死 史記子貢說田常曰伐吳不勝

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

制齊者惟君也呂覽似順論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

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

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

必死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

以臣觀之國必安矣皆與此言相類姦臣移國柄又自有術

載蔥靈 賈云蔥靈衣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

中樹木謂之靈子今人猶名此木為靈子按蔥即窗靈今通作

櫺廣雅釋室櫺栒也 文選游天台山賦 經典作輪或作苓文選

甘泉賦注輪與櫺同玉藻正義苓即式也但車式以苓為之有

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云鞬式式植者衡者也按車闌即為幹不必定是式也王應麟急就篇注幹車軾下縱橫木也尙書大傳未命為士不得有飛輪鄭注如今窗車也續漢輿服志注李尤小車銘曰輪之擘虛疏達開通即是幹上施窗也

如驂之靳 詩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環本又作鞞沈重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于鞞也說文靳當膺也徐鍇曰靳固靳制其行也急就篇注靳驂馬之帶也王猛言我之遇子如驂為靳所制矣謙不敢與校

皙噴而衣狸製 說文引此傳皙噴齒相值也徐鍇曰謂齒縫上下相對也按兵事革弁服故知此非巾噴之噴然齒相值

齊侯何從識之

犀軒與直蓋 韓非子姦劫弑主篇犀車良馬後漢書張衡傳

注犀堅也此疏云以犀皮為飾非也宋史儀衛志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為花藻之象因而作也宋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織而圓漑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惟乘輿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之謂為鞞輓宋志作鞞有軍號者賜其一也按曲蓋為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證之春秋惟有直蓋無曲蓋也

十傳叔孫氏之甲有物 周禮閭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云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為識按惠說陋也周禮

司兵職掌五兵五楯各辨其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
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
通典李衛公兵法諸應請甲數葉行數于甲襟上鈔記古者造
彝器刀劍之屬有款有識豈僅漢時爲然哉

十二年經公至自圖成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

十三年傳戊也驕檀弓疏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拔生朱爲公叔氏鄭云朱春秋作戊

十四年經天王使石尙來歸服杜預云祭社之內盛以脹器按

周禮疏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其蜃
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

傳屬劔于頸屬讀如犀甲七屬之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是

婁豬艾豕釋詁搜聚人婁與搜通小雅角弓箋婁斂也趙岐

孟子注搜牽也凡六畜通淫之時好狂走羣聚故杜預以爲求
子豬今養母豬家有牽牡豕就風合之呼爲豬郎集韻鬻求子
豕也或省作豕豕字林豕三毛聚居者一曰豕老謂之豕

蒯聵將殺余此尹吉甫後妻逐伯奇之計也劉敞曰蓋蒯聵

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

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劉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

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

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多矣鄭玉曰或者猶有疑于

戲陽速之言不知讒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太

子卽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爲世常有

之欽韓按晉之愍懷太子隋之庶人勇潘岳楊素皆決然為戲陽速事而不惜此固無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誣當刺曠出奔南子援戲陽速以為證靈公播其惡于鄰國左氏所錄據彼國之辭爾先著南子之惡靈公之無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說苑脩文篇諸侯正寢三一日高寢二

日左路寢三日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日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哀公

元傳夫屯晝夜九日杜預云夫猶兵也劉炫云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

兵字只謂甲兵五兵魏晉開始謂士伍為兵有老兵兵子之目

杜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卒為之劉謂別有城夫亦非晏子諫下為我殺兵二人以士為兵僅見于此然晏子非古書此條尤非劉向所校本也

如子西之素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喪禮注形法定為素曲禮疏素形樸也

大夫種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寰宇記

云文種楚南郢人吳越春秋注楚之鄒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蓋范蠡為楚之三戶人而文種曾宦於楚乃與范蠡俱適越耳高誘尊師篇又作楚

鄞人蓋越為楚所滅鄞亦通為楚地明一統志甯波府人物云文種鄞縣人甯波府志文種鄞縣人則鄞鄒皆鄞之誤耳

樹德莫如滋小雅廣詁滋益也齊語注滋長也

慧燒能戒之小雅慧忌也又教也淮南繆稱訓目之精者可

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誌注昭道誌誠也慧與誌義一也杜預訓

慧為毒本說文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語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

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皆有罪生丈夫

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吳越春秋濁女山者諸寡婦

女淫泆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令遊此

山上以快其意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曰鼃

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

有勇者乎故曰王將復吾吾疑吳之誤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

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

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次有臺榭陂池焉吳語申胥諫曰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

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韓非外儲說左上越伐吳乃先宣言曰

我聞吳王築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張守節正義夫差作

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句踐欲伐

吳於是作柵楣嬰以白璧纓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

悅愛之以起此臺按吳越春秋闔閭自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

華池在平昌

按陸廣微吳地記華池在長洲縣大雲鄉安昌里南城宮在長樂吳地記南宮城

在長洲縣干闔閭出入卧遊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

姑蘇之臺且食鮓山晝遊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

走犬長洲然皆夫差之事而彼謬以爲闔閭也

二傳三揖在下 服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按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面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與周禮司士職相參服言三揖非其事也呂覽精諭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是其事也

使太子纒 杜預云纒者始發喪之服按主人之袒而免自小斂以至啟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事而免自大功以及緦麻于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記遠葬者及近郊而後免反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君弔時又特爲

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冠尊不施于袒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啟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爲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欲護短爲之說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纒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父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于郊疏家扶立鄙學乃敢抹殺經文以欺後世乎愚謂太子纒者爲下僞自衛逆太子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也蒯瞶忘父之人雖聞喪未成服也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也

先建旆于兵車示中軍精銳在是則罕駟兵車來者不得分
良列陳以當我此孫臏以下駟當上駟之法杜注不了

龜焦 說文襄灼不成也此焦字非體也

庶人工商遂 虞翻易注遂進也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

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三而一

有焉 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

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按禮文則庶人工商亦得拔其才

藝之尤錄之郊學以待事官之授也此有功則徑進鄉學官之

志父無罪 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叛既復

更名志父按假設簡子以諱惡名易名則下文蒯聵之禱不應

猶稱舊名杜謂一名者是或志父本是字後遂以為名後人以

字行之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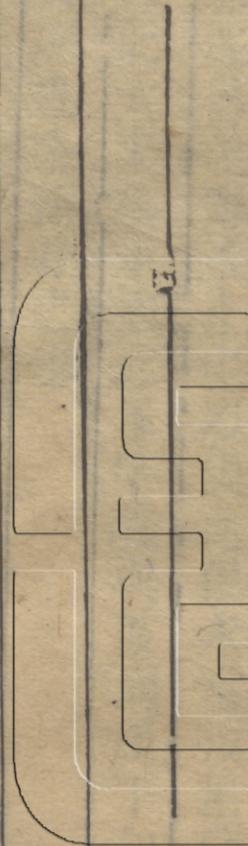
羅無勇麋之 廣韻引作麋

趙孟喜曰可矣 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亾按下傳

僂云猶有知在則簡子之喜正為范中行發杜解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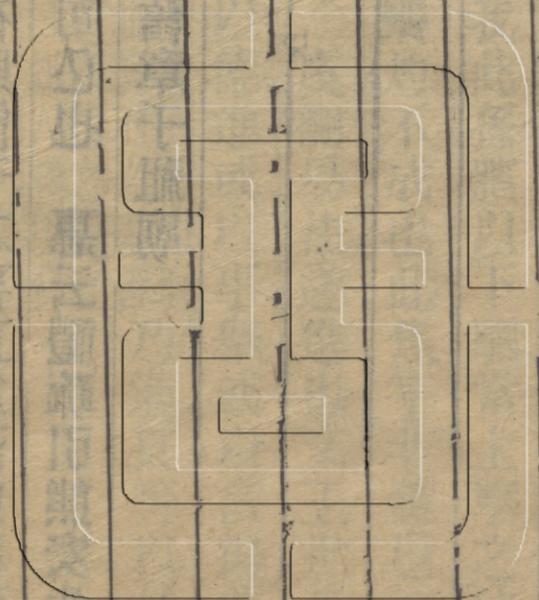
三傳舊章不可亾也 惠云禮疏引熊安生曰天子藏舊章于

明堂諸侯藏舊章于祖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六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

吳沈欽韓文起著

哀公

四經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安國曰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

元李治古今註云承即懲也此仍主杜解

惠據魯頌傳承止也以訓此俱未當按呂覽貴信篇注承佐也聘記大夫為承摯此承字義與彼同屬下句共佐亂者即下文公孫姓公孫盱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 家人言民家魯世家遷于卞邑為家人漢書注猶言庶人也

爲一昔之期穀梁莊七年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往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

五傳王生惡張柳朔惠云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長柳朔

王勝古張字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王勝卽王生欽韓按呂覽當染篇范吉射染于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黃籍秦高彊與

左傳同黃或董之訛耳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晏子內篇諫上滔于人內女于景公生孺子荼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晏子問上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邱據無使受報言不使嬖臣與寵妾交通也杜

預謂諸子庶公子也非諸子有七子八子之等見秦本紀

景公死乎不與埋言羣公子不得送葬

六傳再敗楚師不如死按卜戰不吉故知當敗退又不吉故知當死再敗楚師之語卽指卜戰不吉兩者俱不吉等死死讐也此昭王之意杜解謬

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索隱云閉塗卽蔽塗也故下云

惠王後卽罷兵歸葬服虔說非按杜預注卽服說然閉塗者恐君死消息聞于敵中也君死棺斂反國而殯雜記備之矣何用蔽塗索隱強解非也

使問諸周太史服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

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惠云自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于

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按服氏後說是也說苑君道篇作

太史州犁

出萊門而告之故定九年陽虎焚萊州蓋陽生在魯亦居于

陽關

七傳故敝邑十一牢之釋詁之往也

惡賢而逆之孟孫知諸大夫皆阿從季孫故諂之曰惡有心

知其賢而逆之乎而諸大夫果飾詞以拒景伯

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按此上皆大夫之言言大之并

小由來已久我若心知伐邾必危豈肯不言耶惟德亦如邾而

眾彊過之故謂魯可伐邾服以知必危二句亦為孟孫之辭謂

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

八經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預謂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信

如預言則各諱滅國之名何不盡以入告魯史之傳信春秋之

書法偏從其矯誣之單辭何以示後空人之國殺人之君與臣

而猶謂非本志乎彙纂云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

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

之世曹尙未亾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按此說似可通

傳所託也則隱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圍鄭也

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

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按二語即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

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語意

梲之以棘說文梲以柴木壅也

年十一傳有子曰劉敞曰有子當為子有冉求字仲尼門人字

多云子某不得云有子也按春秋時急子壽子國策盼子嬰子

章子呂覽田和稱和子若此類多矣冉有稱有子又何怪乎

不狃曰誰不如言人誰不走而我欲知之

人尋約吳髮短蓋斬首數級皆以髮結聯吳髮短則用繩耳

以尋者軍令之大凡也公孫揮欲以多獲為功北史爾朱榮傳

令其眾辦長繩至便縛取是也

對曰從司馬叔孫為司馬見昭四年言已為此官杜預以為

從吳司馬非也

何以使下國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賜之屬鏤以死淮南汜論訓大夫種身伏屬鏤而死高誘注

利劍也一曰長劍擲施鹿盧鋒字誤曳地屬錄而行也續與服志佩刀以銖

鮫為鏤口之飾通俗文愚按屬鏤蓋劍脊上連屬為瑑文也荀子荀

成相子胥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

宋公求珠鼈不與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

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由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

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夏戊為大夫杜云悼子之甥按甥當為舅蓋子愁之子文與

上事相連不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召之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

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會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

以幣迎孔子歸魯闕里志年譜孔子年六十八歲歸魯

十二經用田賦何休注田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
 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按漢儀注民年十五
 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并車馬民年
 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二三十錢以食天子其二錢武
 帝加以補車騎馬然則漢法計丁口出錢今魯計田為賦于稅
 畝邱甲之外復別有徵斂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

傳放經而拜 經即齊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
 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孔子嘗仕于昭公之世又其
 本國疏謂大夫之吊服弁經非也

若可尋也可寒也 有司徹云乃斂尸俎注古文斂作尋引
 此傳曰若可燭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温也寒

歇也按中庸注温讀如燭温則尋字本作燭

無不標也 釋詁標落也

侯伯致禮 服云致賓禮于地主按服意謂賓有所歸即圭璋
 皮馬之類歸餼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非也

十有二月蠡 大衍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

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

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尙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

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雖節氣極晚不

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

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觀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

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

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十三傳十月上辛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

天宗注周禮所謂蜡祭也

佩玉纒兮玉篇纒聚也垂也

十四經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大衍日度議以開元麻考之

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麻正矣長麻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

年二月纒置一閏非是

傳車子鉏商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

同按文選繁欽與魏文帝牋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李

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偽撰故彼

文曰車士

驟顧諸朝曲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子我夕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望視釋名姿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

然也孔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即此望視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

車故四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

安廩邱子尙鑿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

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

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恆兄弟

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兄弟四人

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欽韓按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曰

完子或是田常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司寇父駟乘昭二十年鴻駟離駟乘四卽

駟方謀闕止事須秘密必不多車索隱之言是也惠云正義引世本僖子生

昭子莊云云蓋因杜注而附會也

聞公猶怒將出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于所遭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匹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東郭賈奔衛孔叢有東郭賈事詳考證

子告季孫孔子辭同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十五年傳涉人之過也涉人猶津吏

離病于外久矣詩傳離憂也

十六年經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

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

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

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

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有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

一年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

遷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

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

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

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麻法積之則大

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爲庚子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麻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時交十一月節當從穀梁氏也且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

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謂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厯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因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欽韓按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必據長麻始知十一月庚辰朔庚子爲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音義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俗師妄益與穀梁初無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則

皇清經解卷之九
孔子年七十二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者此正惑于公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爲襄公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爲七十三蓋不明周正夏正之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之說無論夏正周正夫子卒年七十三宋濂誤算一月眩于周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

傳不慙遺一老 小爾雅慙強也

尼父 檀弓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爲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爲且字也

貳車反祔 孔悝有廟主似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耳戴侗曰說文云祔宗廟主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祔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數云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祔然祔爲遠主明矣孔悝但有祔主而無祖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乞曰不可得也 言一千五百人數多不可給

抉豫章 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柂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豫章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荊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柂據彼說則豫章與柂木爲一類也爾雅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本

草別錄有鈞樟陳藏器拾遺有樟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高丈餘小葉似柗而尖長背有黃赤茸毛四時不彫夏開細花紅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卽別錄所爲鈞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欽韓按爾雅榆無疵郭注榆梗屬似豫章鄭樵草木略鈞樟曰榆亦樟之類爾雅之榆無疵蓋類樟之木非卽樟也顏師古漢書注豫卽枕木章卽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妄分爲二不知其何據時珍襲之漫指鈞樟爲豫非也

殺齊管修也 後漢書陰識傳修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爲陰

大夫

王如高府 淮南泰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

卽石乞所欲焚者也

問白公之死焉 死同屍呂覽雜謂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代執火者而言 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燕禮宵則庶子執燭

于阼階上注燭燹也疏云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燹故少儀云主

人執燭抱燹鄭云未爇曰燹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

之則曰大燭然古者未以蠟爲燭故用荆杖灌以膏然之又未

有燭盤故令彼幼者執之管子弟子職云昏將舉火執燭隅坐

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

近乃更以燭句謂著燭處言居燭于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

處下棒碗以爲緒緒然燭燼也右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

燭燒燭者有墮即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

碗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腕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此執燭之法也其燭盤不知始于何時梁書傅昭

出棄之也傳昭嘗插燭于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是也

十七年傳為虎幄于藉圃漢書所謂武帳

乘衷甸兩牡甸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堂練切徐

錯曰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

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為繩證反釋文于此作時證反仍依鄭

讀按衷善也衷甸安車也必駕兩牡者以牡為貴食貨志云乘

牲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漢世猶然曲禮疏謂安車駕一馬小車

按續漢志小使車不立乘有駢則安車駕二也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

送滄于鬢三益二之訛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即此衷甸兩牡

紫衣狐裘正義紫衣君服玉藻玄冠紫綉自魯桓公始也注

云蓋僭宋王者之後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云紅紫皆不

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此以北方之閒色至于君前為大不

敬也君衣狐白裘良夫又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

之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

之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據彼文則紫衣本非常服

袒裘不釋劔而食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引皇氏云若朝服

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

衣之上加朝服所謂裼裘者袒正服露裼衣也然則上之紫衣

乃裼衣良夫未加正服遂至袒裘漢制惟蕭何得劔履上殿是

人臣皆解劔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劔代刃劔

左右句卒 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
 五里以須即左右句卒史記句踐發習流二千伐吳則句卒正
 謂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
 鉤之進者強之按強即距也句卒之義如此
 太子又使楸之 呂覽慎行論楸崔杼之子令之爭畢沅云楸
 義當與疾同按方言楸憇也楚以南謂之楸楚詞章句詠猶諧
 也則字本為詠作楸借也

衛侯貞卜 大小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解非

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 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裔焉二
 字宜屬下讀之按裔遠也何休注焉者於也呂覽季春注焉猶
 於也自遠棄大國故將為其滅也錢大昕曰毛詩汝墳疏引

左傳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徨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眾注為證
 按孔氏本無是非惟知佞杜預遂以不狂為狂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 紀年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

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丹水蓋汲水之變名也

二十一年傳越圍吳 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吳王

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髣髴具在高者猶丈餘濶亦三
 丈史記正義引吳俗傳去子胥亾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
 東北築城伐吳即此地也

二十一年傳溺人必笑 呂覽大樂篇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

也晏子雜篇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

魯人之皋 明堂位注皋之言高也爾雅釋天五月為皋釋文

本或作高舉高似相通廣雅釋言舉為也此言魯局于境內與下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

惠云呂覽曰

按知化篇

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曰

魯人之高使我高蹈顧怒貌欽韓按晏子雜篇吳王曰吾譏晏

子猶僂而訾高樞者即高蹈也

二十傳可以稱旌繁乎

既夕禮薦馬纓二就公賄玄纁束馬

兩旌乘車所建也

長武子請卜

呂覽當染篇智伯瑤染于智國張武淮南人間

訓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即此長武

子也

是憲言也

說文憲衛也又憲憲言不慧也集韻憲或作讐按

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之為訾推譽不肖之謂憲與服杜解正

同字從足非體當作憲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

吳越春秋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言宰嚭之死者凡五見獨此傳稱吳匹而猶用事于越未詳

二十傳衛侯出奔宋

服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

之事其說未聞按此句是下文張本也

鞮而登席

鞮古只作絺文子上德篇一以為冠一以為絺玉

篇絺脚衣燕禮命安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

屨升堂謂之飫是君之享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

燕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褚師聲子必是未

命坐之先已跌而升堂也古者除遭喪于禮事未聞徒跌杜預謂見君解韞此其杜撰也

君將設之 說文引作啓正誤云啓作設誤玩褚師上語必是足創不堪著屨若復勉同人必潰沍須捫拭反使君見而欲嘔也

公戟其手 戟本為搢詩傳拮据搢搨也疏云搢搨謂以手爪搨持草也史記孫子列傳救鬪者不搏搢然此搢謂兩手相固握杜預言如戟形非也詩釋文搢本文作戟字通耳杜預云抵徙手屈肘釋名云倚筵倚伎也其義當為巧弄之狀抵徙二字所出也

奪南氏邑 檀弓疏世本靈公生昭子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

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按衛策有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

翦夏丁氏 十一年云夏戊此云夏丁不可曉是食言多矣 釋詁食偽也孫炎云食言之偽也

二十六年傳后庸 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作曳或作洩聲與舌近此作后誤

卒于連中 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藝文類聚

古文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

臣死後五祀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

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

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二十傳屬孤子三日朝 下令于死事之孤使三日而朝大戴
七年記千乘篇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設乘車兩馬 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 呂覽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

于孔子按晉者進也

衣製 六書正譌製雨衣今俗訛為裁製

知伯聞之乃還 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恆新得國而愛

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

走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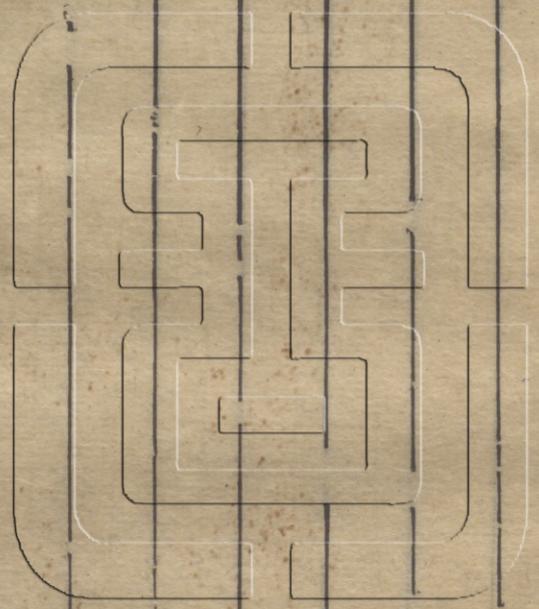
多陵人者皆不在 釋詁在終也

吾乃今知所以亾 荀子疆國篇亾國至亾而後知亾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

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

忍辱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六終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